



列傳四十二至四十六

儒林

伏曼容 何佟之 范縝 嚴植之 賀瑒 司馬筠
不華 崔靈恩 孔奐 盧廣 沈峻 孔子祛

皇侃

文學

劉洸 邱遲 劉苞 袁峻 庾於陵 弟肩吾
劉昭 何遜 鍾嶸 周興嗣 吳均 劉峻 劉沼
謝幾卿 劉勰 王籍 何思澄 劉杳 謝徵 臧嚴

處士

伏挺 庾仲容 陸雲公 任孝恭 顏協
何點弟允 阮孝緒 陶宏景 諸葛璩 沈顛 劉惠斐
范元球 劉訐 劉歊 庾詵 張孝秀 庾承先
顧憲之 陶季直 蕭詠素

止足

梁

書

七

卷四十八至五十二

列傳第四十二

儒林

梁書四十八

伏曼容

何佟之

范縝

嚴植之

賀瑒

司馬筠

卞華

崔靈恩



孔奩

盧廣

沈峻 太史叔明

孔子袂

臯儒

漢氏承秦燔書大弘儒訓太學生徒動以萬數郡國黌舍悉皆充滿學於山澤者至或就為列肆其盛也如是漢末喪亂其道遂衰魏正始以後仍尚玄虛之學為儒者蓋寡時有顛摯虞之徒雖刪定新禮改官職未能易俗移風自是中原橫潰衣冠殄盡江左章創日不暇給

以迄于宋齊國學時或開置而勸課未博建之不及十年蓋取文具廢之多歷世祀其弃也忽諸鄉里莫或開館公卿罕通經術朝廷大儒獨學而弗肯養衆後生孤陋擁經而無所講習三德六藝其廢久矣高祖有天下深愍之詔求碩學治五禮定六律改斗歷正權衡天監四年詔曰二漢登賢莫非經術服膺雅道名立行成魏晉浮蕩儒教淪歇風節罔樹抑此之由朕日昃罷朝思聞俊異收士得人實惟疇獎可置五經博士各一人廣開館宇招內後進於是以平原明山賓吳興沈峻建平嚴植之會稽賀瑒補博士各主一館館有數百生給其

錄廩其射策通明者卽除爲吏十數月間懷經負笈者
雲會京師又選遣學生如會稽雲門山受業於廬江何
胤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學七年又詔曰建國君臣
在教爲首砥身礪行由乎經術朕肇基明命光宅區宇
雖耕耘雅業傍闡藝文而成器未廣志未猶闕非以鎔
範貴遊納諸軌度思欲式敦讓齒自家刑國今聲訓所
漸戎夏同風宜大啓庠教博延胄子務彼十倫弘此三
德使陶鈞遠被微言載表於是皇太子皇子宗室王侯
始就業焉高祖親屈輿駕釋奠於先師先聖申之以謙
語勞之以束帛濟濟焉洋洋焉大道之行也如是其伏

曼容何佟之范縝有舊名於世爲時儒者嚴植之賀瑒
等百膺茲選今並綴爲儒林傳云

伏曼容字公儀平昌安丘人曾祖滔晉著作郎父胤之
宋司空主簿曼容早孤與母兄容居南海少篤學善老
易個儻好大言常云何晏疑易中九事以吾觀之晏子
不學也故知平叔有所短衆徒教授以自業爲驃騎行
參軍宋明帝好周易集朝臣於清暑殿講詔曼容執經
曼容素美風采帝恒以方籥叔夜使吳人陸探微畫叔
夜像以賜之遷司徒參軍袁粲爲丹陽尹請爲江寧令
入拜尚書外兵郎昇明末爲輔國長史南海太守齊初

爲通直散騎侍郎承明初爲太子率更令侍皇太子講
衛將軍王儉深相交好令與河內司馬憲吳郡陸澄共
撰喪服義既成又欲與之定禮樂會儉薨遷中書侍郎
大司馬諮議參軍出爲武昌太守建武中入拜中散大
夫時明帝不重儒術曼容宅在瓦官寺東施高坐於聽
事有賓客輒升高坐爲講說生徒常數十百人梁臺建
以曼容舊儒召拜司馬出爲臨海太守天監元年卒官
時年八十二爲周易毛詩喪服集解老莊論語義子暉
在良吏傳

何佟之字士威廬江鬱人豫州刺史暉六世孫也祖劭
之宋員外散騎常伯父欽齊奉朝請佟之少好三禮師
心獨學殫力專精手不輟卷讀禮論二百篇略皆上口
時太尉王儉爲時儒宗雅相推重起家揚州從事仍爲
總明館學士頻遷司徒車騎參軍事尚書祠部郎齊建
武中爲鎮北記室參軍侍皇太子講領丹陽邑中正時
步兵校尉劉瓛徵士吳苞皆已卒京邑碩儒唯佟之而
已佟之明習事數當時國家吉凶禮則皆取決焉名重
於世歷步兵校尉國子博士尋遷驃騎諮議參軍轉司
馬永元末京師兵亂佟之常集諸生講論孜孜不怠中
興初拜驃騎將軍高祖踐阼尊重儒術以佟之爲尚書

左丞是時百度草創終之依禮定議多所裨益天監二
年卒官年五十五高祖甚悼惜將贈之官故事左丞無
贈官者特詔贈黃門侍郎儒者榮之所著文章禮義百
許篇子朝隱朝晦

范縝字子真南鄉舞陰人也晉安北將軍汪六世孫祖
璩之中書郎父濛早卒縝少孤貧事母孝謹年未弱冠
聞沛國劉瓛聚衆講說始往從之卓越不群而勤學瓛
甚奇之親爲之冠在瓛門下積年去來歸家恒芒屨布
衣徒行於路瓛門多車馬買游縝在其門聊無耻愧既
長博通經術尤精三禮性其直好危言高論不爲士友

所安唯與外弟蕭琛相善名曰辯每服縝簡詣起家
齊寧蠻主簿累遷尚書殿中郎水明年中與魏氏和親
歲通聘好特簡才學之士以爲行人縝及從弟雲蕭琛
琅邪顏幼明河東裴昭明相繼將命皆著名隣國于時
竟陵王子良盛招賓客縝亦預焉建武中遷領軍長史
出爲宜都太守母憂去職歸居于南州義軍至縝墨經
來迎高祖與縝有西邸之舊見之甚悅及建康城平以
縝爲晉安太守在郡清約資公祿而已視事四年徵爲
尚書左丞縝去還雖親戚無所遺唯餉前尚書令王亮
縝仕齊時與亮同臺爲郎舊相友至是亮被擯弃在家

續自迎王師志在權輿既而所懷未滿亦常怏怏故私
相親結以矯時云後竟坐亮徙廣州語在亮傳初續在
齊世嘗侍竟陵王子良子良精信釋教而續盛稱無佛
子良問曰君不信因果世間何得有富貴何得有貧賤
續答曰人之生譬如一樹花同發一枝俱開一蒂隨風
而墮自有拂簾幌墜於茵席之上自有闌離牆落於溷
糞之側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
雖復殊途因果竟在何處子良不能屈深怪之續復論
其理著神滅論曰或問予云神滅何以知其滅也答曰
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也

問曰形者無知之稱神者有知之名知與無知即事有
異神之與形理不容一形神相即非所聞也答曰形者
神之質神者形之用是則形稱其實神言其用形之與
神不得相異也問曰神故非用不得爲異其義安在答
曰名殊而體一也問曰名既已殊體何得一答曰神之
於質猶利之於刀形之於用猶刀之於利利之名非刀
也刀之名非利也然而帶利無刀捨刀無利未聞刀沒
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也問曰刀之與利或如來說形
之與神其義不然何以言之木之質無知也人之質有
知也人既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豈非木有一人

有二邪答曰異哉言乎人若有如木之質以爲形又有
異木之知以爲神則可矣來論也今人之質質有知也
木之質質無知也人之質非木質也木之質非人質也
安有如木之質而復有異木之知哉問曰人之質所以
異木質者以其有知耳人而無知與木何異答曰人無
無知之質猶木無有知之形問曰死者之形骸豈非無
知之質邪答曰是無人質問曰若然者人果有如木之
質而有異木之知矣答曰死者如木而無異木之知生
者有異木之知而無如木之質也問曰死者之骨骼非
生之形骸邪答曰生形之非死形死形之非生形區已

章矣安有生人之形骸而有死人之骨骼哉問曰若生
者之形骸非死者之骨骼非死者之骨骼則應不由生
者之形骸不由生者之形骸則此骨骼從何而至此邪
答曰是生者之形骸變爲死者之骨骼也問曰生者之
形骸雖變爲死者之骨骼豈不從生而有死則知死體
猶生體也答曰如因榮木變爲枯木枯木之質寧是榮
木之體問曰榮體變爲枯體枯體即是榮體絲體變爲
縷體縷體即是絲體有何別焉答曰若枯即是榮榮即
是枯應榮時凋零枯時結實也又榮木不應變爲枯木
以榮即枯無所復變也榮枯是一何不先枯後榮要先

榮後枯何也。縑縷之義亦同。此破問曰：生形之謝，便應豁然都盡。何故方愛死形，綿歷未已？邪？答曰：生滅之體，要有其次。故也。夫歛而生者，必歛而滅。漸而生者，必漸而滅。歛而生者，飄驟是也。漸而生者，動植是也。有歛有漸，物之理也。問曰：形即是神者，手等亦是邪？答曰：皆是神之分也。問曰：若皆是神之分，神既能慮，手等亦應能慮也。答曰：手等亦應能有痛癢之知，而無是非之慮。問曰：慮爲一，爲異？答曰：知即是慮，淺則爲知，深則爲慮。問曰：若爾，應有二乎？答曰：人體惟一神，何得二？問曰：若不得二，安有痛癢之知，復有是非之慮？答曰：如手足雖異

總爲一人，是非痛癢，雖復有異，亦總爲一神矣。問曰：是非之慮，不關手足，當關何處？答曰：是非之意，心器所主。問曰：心器是五藏之心，非邪？答曰：是也。問曰：五藏有何殊別，而心獨有是非之慮乎？答曰：七竅亦復何殊，而司用不均？問曰：慮思無方，何以知是心器所主？答曰：五藏各有所司，無有能慮者，是以心爲慮本。問曰：何不寄在眼等分中？答曰：若慮可寄於眼分，何故不寄於耳分？邪？問曰：慮體無本，故可寄之於眼分，眼目有本，不假寄於他分也。答曰：眼何故有本，而慮無本？苟無本於我形，而可徧寄於異地，亦可張甲之情，寄王乙之軀，李丙之性。

託趙丁之體然乎哉不然也問曰聖人形猶凡人之形而有凡聖之殊故知形神異矣答曰不然金之精者能昭穢者不能昭有能昭之精金寧有不昭之穢質又豈有聖人之神而寄凡人之器亦無凡人之神而託聖人之體是以八采重瞳劬華之容龍顏馬口軒皞之狀形表之異也比干之心七竅列角伯約之膽其大若拳此心器之殊也是知聖人定分每絕常區非惟道華群生乃亦形超萬有凡聖均體所未敢安問曰子云聖人之形必異於凡者敢問陽貨類仲尼項籍似大舜舜項孔陽智革形同其故何耶答曰珉似玉而非玉雞類鳳而

非鳳物誠有之人故宜爾項陽貌似而非實似心器不均雖貌無益問曰凡聖之殊形器不一可也真極理無有二而丘且殊姿湯文異狀神不侔色於此益明矣答曰聖同於心器形不必同也猶馬殊毛而齊逸玉異色而均美是以晉棘荆和等價地城驪駟盜驪俱致千里問曰形神不二既聞之矣形神滅理固宜然敢問經云爲之宗廟以鬼饗之何謂也答曰聖人之教然也所以列孝子之心而厲偷薄之意神而明之此之謂矣問曰伯有被甲彭生豕見墳素者其事寧是設教而已邪答曰妖怪並並或存或亡猶死者衆不皆爲鬼彭生伯

有何獨能然乍為人豕未必齊鄭之公子也問曰曷然
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而不違又曰載鬼一車
其義云何谷曰有禽焉有獸焉飛走之別也有人焉有
鬼焉幽明之別也人滅而爲鬼鬼滅而爲人則未之知
也問曰知此神滅有何利用邪谷曰浮屠害政桑門蠹
俗風驚霧起馳蕩不休吾哀其弊思拯其溺夫竭財以
赴僧破產以趨佛而不恤親戚不憐窮匱者何良由厚
我之情深濟物之意淺是以主操涉於貧友妄情動於
顏色千鍾委於富僧歡意暢於容髮豈不以僧有多稔
之期友無遺棄之報務施闕於周急歸德必於在已又

惑以茫昧之言懼以阿鼻之語誘以虛誕之辭欣以堯
率之樂故捨逢掖襲橫衣於想豈列餅鉢家家弃其親
愛人人絕其嗣續致使兵革於行間吏空於官府粟罄
於幢遊貨殫於泥木所以歲元弗勝頌聲尚擁惟此之
故其流莫已其病無限若使物歸於自然森羅均於獨
化忽焉自有悅爾而無來也小樂去也不追乘夫天理
各安其性小人甘其饑以爲子保其恬素耕而食食不
可窮也蠶而衣衣不可盡也下有餘以奉其上上無爲
以待其下可以全生可以全國可以霸君用此道也此
論出朝野誼譚子良集僧道之而不能屈績在南累年

追還京既至以爲中書郎國子博士卒官文集十卷子
胥字長才傳父學起家入學博士胥有口辯大同中常
兼主客郎對接北使遷平西湘東王諮議參軍侍宣城
王讚出爲鄱陽內史卒於郡

嚴植之字孝源建平秭歸人也祖欽宋通直散騎常侍
植之少善莊老能玄言精經喪服孝經論語及長徧治
鄭氏禮周易毛詩左氏春秋性淳孝謹厚不以所長高
人少遭父憂因菜食二十三載後得風冷疾乃止齊末
明中始起家爲廬陵王國侍郎遷廣漢王國右常侍王
誅國人莫敢視植之猶奔喪于營殯殮徒跣送喪墓所

爲起家葬畢乃還當時義之建武中遷員外郎散騎常
侍尋爲康樂侯相在縣清白民吏稱之天監二年板後
軍騎兵參軍事高祖詔求通儒治五禮有司奏植之治
凶禮四年初置五經博士各開館教授以植之兼五經
博士植之館在潮溝生徒常百數植之講五館生必至
聽者千餘人六年遷中撫軍記室參軍猶兼博士七年
卒於館時年五十二植之自疾後便不受廩俸妻子困
乏既卒喪無所寄生徒爲市宅乃得成喪焉植之性仁
慈好陰德雖在閤室未嘗怠也少嘗山行見一患者植
之問其姓名不能答載與俱歸爲營醫藥六日而死植

之爲棺殮殯之卒不知何許人也嘗緣柵塘行見患人
卧塘側植之下直問其故云姓黃氏家本荊州爲人嘗
貧疾既危篤船主將發弃之于岸植之心惻然載還治
之經年而黃氏差請終身充奴僕以報厚恩植之不受
遺以資糧遣之其義行多如此撰凶禮儀注四百七十
九卷

賀瑒字德璉會稽山陰人也祖道力善三禮仕宋爲
會三公郎建康令瑒少傳家業齊時沛國劉徽爲會稽
府丞見瑒深器異之嘗與俱造吳郡張融指瑒謂融曰
此生神明聰敏將來當爲儒者宗璠還薦之爲國子生

舉明經揚州祭酒俄兼國子助教歷奉朝請大學博士
太常丞遭母憂去職天監初復爲太常丞有司舉治賓
禮召見說禮義高祖異之詔朝朔望預華林講四年初
開五館以瑒兼五經博士別詔爲皇太子定禮撰五經
義瑒悉禮舊事時高祖方制定禮樂瑒所建議多見施
行七年拜步兵校尉領五經博士九年遇疾遣醫藥省
間卒于館時年五十九所著禮易老莊講疏朝廷傳議
數百篇實禮儀注一百四十五卷瑒於禮尤精館中生
徒常百數弟子明經對策至數十人二子革字文明少
通三禮及長編治孝經論語毛詩左傳起家晉安王國

侍郎兼太學博士侍湘東王讀敕於永福省爲邵陵湘東武陵三王講禮稍遷湘東王府行參軍轉尚書儀曹郎尋除秣陵令遷國子博士於學講授生徒常數百人出爲西中郎湘東王諮議參軍帶江陵令王初於府置學以革領儒林祭酒講三禮荆楚衣冠聽者甚衆前後再監南平郡爲民吏所德尋加貞威將軍兼平西長史南郡太守革性至孝常恨貪祿代耕不及養在荊州歷爲郡縣所得俸秩不及妻孥專擬還鄉造寺以申感恩大同六年卒官時年六十二第季亦明三禮歷官尚書祠部郎兼中書通事舍人累遷步兵校尉中書黃門郎

兼著作

司馬筠字貞素河內溫人晉驃騎將軍譙烈王承七世孫祖亮宋司空從事中郎父端齊奉朝請筠孤貧好學師事沛國劉瓛力專精深爲瓛所器異旣長博通經術尤明三禮齊建武中起家奉朝請遷王府行參軍天監初爲本州治中除暨陽令有清績入拜尚書祠部郎七年安成太妃陳氏薨江州刺史安成王秀荊州刺史始興王憺並以慈母表解職詔不許還攝本任而太妃薨京邑喪祭無主舍人周捨議曰賀彥先攝慈母之不服慈母之黨婦又不從夫而服慈姑小功服無從故

也庾蔚之云非徒子不從母而服其黨孫又不從父而服其慈由斯而言慈祖母無服明矣尋門內之哀不容自同於常按父之祥禫子並受服今二王諸子宜以成服日單衣一日爲位受服制曰二王在遠諸子宜攝祭事捨又曰禮云編冠玄武子姓之冠則世子衣服宜異於常可著細布衣緇爲領帶三年不聽樂又禮及春秋庶母不世祭蓋謂無王命者耳吳太妃既朝命所加得用安成禮秩則當祔廟五世親盡乃毀陳太妃命數之重雖則不異慈孫既不從服廟食理無傳祀子祭孫止是會經文高祖因是敕禮官議皇子慈母之服筠議宋

朝五服制皇子服訓養父母禮依庶母慈已宜從小功之制按曾子問云子游曰喪慈母禮歟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傳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鄭玄注云此指謂國君之子也若國君之子不服則王者之子不服可知又喪服經云君子子爲庶母慈已者傳曰君子子者貴人子也鄭玄引內則三母止施於卿大夫以此而推則慈母之服上不在五等之嗣下不逮三士之息儻其服者止卿大夫尋諸侯之子尚無此服況乃施之皇子謂宜依禮刊除以反前代之惑高祖以爲不然曰禮言慈母凡有三條一則妾子之無母使妾

之無子者養之命爲母子服以三年喪服齊衰章所言
慈母是也二則嫡妻之子無母使妾養之慈撫隆至雖
均乎慈愛但嫡妻之子妾無爲母之義而恩深事重故
服以小功喪服小功章所以不直言慈母而云庶母慈
已者明異於三年之慈母也其三則子非無母正是擇
賤者視之義同師保而不無慈愛故亦有慈母之名師
保既無其服則此慈亦無服矣內則云擇於諸母與可
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此其明文此言
擇諸母是擇人而爲此三母非謂擇取兄弟之母也何
以知之若是兄弟之母其先有子者則是長妾長妾之

禮實有殊如何容次妾生子乃退成保母斯不可也又
有多兄弟之人於義或可若始生之子便應三母俱闕
邪由是推之內則所言諸母是謂三母非兄弟之母明
矣子游所問自是師保之慈非三年小功之慈也故夫
子得有此對豈非師保之慈母無服之證乎鄭玄不辯
三慈混爲訓釋引彼無服以注慈已後人致謬實此之
由經言君子者此雖起於大夫明大夫猶爾自斯以
上彌應不疑故傳云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總言曰貴
則無所不包經傳互文相顯發則知慈加之義通乎大
夫以上矣宋代此科不重禮意便加除削良是所疑於

是筠等請依制改定嫡妻之子母沒為父妾所養服之
五月貴賤並同以為永制累遷王府諮議權知左丞事
尋除尚書左丞出為始興內史卒官子壽傳父業明三
禮大同中歷官尚書祠部郎出為曲阿令

卞華字昭直濟陰堂句人也晉驃騎將軍忠貞公璽六
世孫父倫之給事中華幼孤貧好學年十四召補國子
生通周易既長徧治五經與平原明山賓會稽賀場同
業友善起家齊豫章王國侍郎累遷奉朝請征西行參
軍天監初遷臨川王參軍事兼國子助教轉安成王功
曹參軍兼五經博士累遷教授華博涉有機辯說經析

理為當時之冠江左以來律絕學至華乃通焉遷尚
書儀曹郎出為吳令卒

崔靈恩清河武城人也少為學從師徧通五經尤精三
禮三傳先在北任為太常博士天監十三年歸國高祖
以其儒術擢拜員外散騎侍郎累遷步兵校尉兼國子
博士靈恩聚徒講授聽者常數百人性拙朴無風采及
辭經析理甚有精致京師舊儒咸稱重之助教孔叡志
好小學靈恩先習左傳服解不為江東所行及改說杜
義每文句常申服以難杜遂著左氏條義以明之時有
助教虞僧誕又精杜學因作申杜難服以答靈恩世並

行焉。僧誕會稽餘姚人。以左氏教授聽者亦數百人。其
該通義例。當時莫及。先是儒者論天。互執渾蓋二義。論
蓋不合於渾。論渾不合於蓋。靈恩立義以渾蓋爲一焉。
出爲長沙內史。還除國子博士。講衆尤盛。出爲明威將
軍。桂州刺史。卒。官靈恩集注毛詩二十二卷。集注周禮
四十卷。制三禮義宗四十七卷。左氏經傳義二十二卷。
左氏條例十卷。公羊穀梁文句義十卷。

孔僉。會稽山陰人。少師事何胤。通五經。尤明三禮。孝經
論語。講說並數十。徧生徒亦數百人。歷官國子助教。三
爲五經博士。遷尚書祠部郎。出爲海鹽山陰二縣令。僉

儒者不長。政術在縣無績。太清亂。卒於家。子俶。玄顏。涉
文學。官至太學博士。僉兄子元素。又善三禮。有盛名。早卒。
盧廣。范陽涿人。自云晉司空從事中郎。諶之後也。諶沒。死。東閩之亂。晉中原舊族。諶有後焉。廣少明經。
有儒術。天監中。歸國。初拜負外散騎侍郎。出爲始安太守。
守坐事免。頃之。起爲折衝將軍。配千兵。北伐。還拜步兵
校尉。兼國子博士。徧講五經。時北來人儒學者。有崔靈
恩。孫詳。蔣顯。並聚徒講說。而音辭鄙拙。惟廣言論清雅。
不類北人。僕射徐勉。兼通經術。深相賞好。尋遷負外散
騎常侍。博士如故。出爲信武。桂陽。嗣王長史。尋陽太守。

又爲武陵王長史太守如故卒官

沈峻字士高吳興武康人家世農夫至峻好學與舅太史叔明師事宗人沈麟士門下積年晝夜自課時或睡寐輒以杖自擊其篤志如此麟士卒後乃出都徧遊講肆遂博通五經尤長三禮初爲王國中尉稍遷侍郎並兼國子助教時吏部郎陸倕與僕射徐勉書薦峻曰五經博士庾季遠須換計公家必欲詳擇其人凡聖賢可講之書必以周官立義則周官一書實爲群經源本此學不傳多歷年世壯人孫詳將絕亦經聽習而音革楚夏故學徒不至惟助教沈峻特相此書比日時聞講肆

群儒劉岳沈宏沈熊之徒並執經下坐壯面受業莫不歎服人無間言第謂宜即用此人命其專此一學周而復始使聖人正典廢而更興累世絕業傳於學者勉從之奏峻兼五經博士於館講授聽者常數百人出爲華容令還除員外散騎侍郎復兼五經博士時中書舍人賀琛奉敕撰梁官乃啓峻及孔子祛補西省學士助撰錄書成入兼中書通事令人出爲武康令卒官子文呵傳父業允明左氏傳太清中自國子助教爲五經博士傳峻業者又有吳郡張及會稽孔子雲官皆至五經博士尚書祠部郎太史叔明吳興烏程人吳太史慈後也

家史文以明非附傳
管撰行尚史亦附傳
傳在文前前致以明

才不相類不應一
附傳一為別傳玩
青語氣三人皆在
全可分之列若

少善莊老兼治孝經禮記其三玄尤精解當世冠絕每
講說聽者常五百餘人歷官國子助教鄧陵王綸好其
學及出為江州刺史明之鎮王遷郢州又隨府所至輒
講授江外人士皆傳其學焉大同十三年卒時年七十
三
孔子祛會稽山陰人少孤貧好學耕耘樵採常懷書自
隨投閑則誦讀勤苦自勵遂通經術尤明古文尚書初
為長沙嗣王侍郎兼國子助教講尚書四十餘聽者常
數百人中書舍人賀琛受敕撰梁官啓子祛為西省學
士助撰錄書成兼司文侍郎不就久之兼主客郎舍人

學士如故累遷湘東王國侍郎常侍負外散騎侍郎
雲麾廬江公記室參軍轉兼中書通事舍人尋遷步兵
校尉舍人如故高祖撰五經講疏及孔子正言專使子
祛檢閱群書以為義證事竟敕子祛與右衛朱异左丞
賀琛於士林館遞日執經累遷通直正負郎舍人如故
中大同元年卒官時年五十一子祛凡著尚書義二十
卷集注尚書三十卷續朱异集注周易一百卷續何承
天集禮論一百五十卷

皇侃吳郡人也青州刺史皇象九世孫侃少好學師事
賀瑒精力專門盡通其業尤明三禮孝經論語起家兼

國子助教於學講說聽者數百人撰禮記講疏五十卷
書成奏上詔付祕閣頃之召入壽光殿講禮記義高祖
善之拜負外散騎侍郎兼助教如故性至孝常日限誦
孝經二十遍以擬觀世音經丁母憂解職還鄉里平西
邵陵王欽其學厚禮迎之侃既至因感心疾大同十一
年卒於夏首時年五十八所撰論語義十卷與禮記義
並見重於世學者傳焉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昔叔孫通講論馬上桓榮精力凶
荒既逢平定自致光寵若夫崔伏何嚴互有焉曼容終
之講道於齊季不爲時改賀助版植之之徒遭梁之崇
傲倖不遂其志宜哉

儒重道咸至高官稽古之力諸子各盡之矣范縝墨經

列傳第四十二

梁書四十八

列傳第四十三

文學上

梁書四十九

劉沈

丘遲

劉苞

袁峻

庾於陵 弟肩吾

劉昭

何遜

鍾嶸

周興嗣

吳均

昔司馬遷班固書並爲司馬相如傳相如不預漢廷大事蓋取其文章尤著也固又爲賈鄒枚路傳亦取其能文傳焉范氏後漢書有文苑傳所載之人其詳已甚然經禮樂而緯國家通古今而述美惡非文莫可也是以君臨天下者莫不敦悅其義縉紳之學咸貴尚其道古往今來未之能易高祖聰明文思光宅區寓旁求儒雅招採異人文章之盛煥乎俱集每所御幸輒命群臣賦詩其文善者賜以金帛詰闕庭而獻賦頌者或引見焉

其在位者則沈約江淹任昉並以文采妙絕當時至若彭城劉沈吳興丘遲東海王僧孺吳郡張率等或入直文館或遊書光皆後來之選也約淹昉僧孺率別以功迹論今縱到沈等文兼學者至太清中人爲文學傳云到沈字茂澄彭城武原人也曾祖彥之宋將軍父攜齊五兵尚書沈約聰敏五歲時攜於屏風抄古詩沈請教讀一遍便能諷誦無所遺失旣長勤學善屬文工篆隸美風神容止可悅齊建武中起家後軍法曹參軍天監初遷征虜主簿高祖初臨天下收拔賢俊甚愛其才東宮建以爲太子洗馬時文德殿置學士省召高才碩學

者待詔其中使校定墳史詔沆通籍焉時高祖譙華元
殿命群臣賦詩獨詔沆為二百字一刻使成沆於坐立
奏其文甚美俄以洗馬管東宮書記散騎省優策文三
年詔尚書郎在職清能或人才高妙者為侍郎以沆為
殿中曹侍郎沆從父兄漑洽並有才名時皆相代為殿
中當世榮之四年遷太子中舍人沆為人不自伐不論
人長短樂安任昉南鄉范雲皆友善其年遷丹陽尹丞
以疾不能處職事遷北中郎詔議參軍五年卒官年三
十高祖甚傷惜焉詔賜錢二萬布三十匹所著詩賦百
餘篇

丘遲字希範吳興烏程人也父靈鞠有才名仕齊官至
太中大夫遲八歲便屬文靈鞠常謂氣骨似我黃門郎
謝超宗徵士何點竝見而異之及長州辟從事舉秀才
除太學博士遷大司馬行參軍遭父憂去職服闋除西
中郎參軍累遷殿中郎以母憂去職服除復為殿中郎
遷車騎錄事參軍高祖平京邑霸府開引為驃騎主簿
甚被禮遇時勸進梁王及殊禮皆遲文也高祖踐祚拜
散騎侍郎俄遷中書侍郎領吳興邑中正待詔文德殿
時高祖著連珠詔群臣繼作者數十人遲文最美天監
三年出為永嘉太守在郡不稱職為有司所糾高祖愛

其才寢其奏四年中軍將軍臨川王宏北伐遲爲諮議
參軍領記室時陳伯之在北與魏軍來距遲以書喻之
伯之遂降還拜中書郎遷司徒從事中郎七年卒官時
年四十五所著詩賦行於世

劉苞字孝嘗彭城人也祖勗家司空父愷齊太子中庶
子苞四歲而父終及年六七歲見諸父常泣時世叔父
俊繪等竝顯貴苞母謂其畏憚怒之苞對曰早孤不及
有識聞諸父多相似故心中欲悲無有佞意因而獻歎
母亦慟甚初苞父母及兩兄相繼亡沒悉瘞焉苞年十
六始移墓所經營改葬不具諸父未幾而皆葬繪常歎

服之少好學能屬文起家爲司徒法曹行參軍不就
監初以臨川王妃弟故自征虜主簿仍遷王中軍功曹
累遷尚書庫部侍郎丹陽尹丞太子太傅丞尚書殿中
侍郎南徐州治中以公事免久之爲太子洗馬掌書記
侍講壽光殿自高祖即位引後進文學之士苞及從兄
孝綽從弟孺同郡到溉溉弟洽從弟沈吳郡陸倕張率
竝以文藻見知多預讌坐雖仕進有前後其賞賜不殊
天監十年卒時年三十臨終呼友人南陽劉之遴託以
喪事務從儉率苞居官有能名性和而直與人交面折
其罪退稱其美情無所隱士友咸以此歎惜之

袁峻字孝高陳郡陽夏人魏郎中令渙之八世孫也峻
早孤篤志好學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抄寫自課
日五十紙紙數不登則不休息訥言語工文辭義師尅
京邑鄱陽王恢東鎮破岡峻隨王知管記事天監初鄱
陽國建以峻爲侍郎從鎮京口王遷郢州兼都曹參軍
高祖雅好辭賦時獻文於南闕者相望焉其藻麗可觀
或見賞擢六年峻乃擬楊雄官箴奏之高祖嘉焉賜束
帛除貞外散騎侍郎直文德學士省抄史記漢書各爲
二十卷又奉敕與陸倕各製新闕銘辭多不載
庾於陵字子介散騎常侍黔婁之弟也七歲能言玄理

旣長清警博學有才思齊隨王子隆爲荊州召爲主簿
使與謝朓宗爽抄撰群書子隆代還又以爲送故主簿
子隆尋爲明帝所害僚吏畏避莫有至者唯於陵與史
獨留經理喪事始安王遙光爲撫軍引爲行參軍兼記
室永元末除東陽遂安令爲民吏所稱天監初爲建康
獄平遷尚書工部郎待詔文德殿出爲湘州別駕遷驃
騎錄事參軍兼中書通事舍人俄領南郡邑中正拜太
子洗馬舍人如故舊事東宮官屬通爲清選洗馬掌文
翰尤其清者近世用人皆取甲族有才望時於陵與周
捨竝擢充職高祖曰官以人而清豈限以甲族時論以

爲美俄遷散騎侍郎改領荊州大中正累遷中書黃門
侍郎舍人中正竝如故出爲宣毅晉安王長史廣陵太
守行府州事以公事免復起爲通直郎尋除鴻臚卿復
領荊州大中正卒時年四十八文集十卷弟肩吾
肩吾字子慎八歲能賦詩特爲兄於陵所友愛初爲晉
安王國常侍仍遷王宣惠府行參軍自是每王徙鎮肩
吾常隨府歷王府中郎雲麾參軍竝兼記室參軍中大
通三年王爲皇太子兼東宮通事舍人除安西湘東王
錄事參軍俄以本官領荊州大中正累遷中錄事諮議
參軍太子率更令中庶子初太宗在藩雅好文章士特

肩吾與東海徐摛吳郡陸杲彭城劉遵劉孝儀儀弟
威同被賞接及居東宮又開文德省置學士肩吾子信
摛子陵吳郡張長公北地傅弘東海鮑至等充其選齊
永明中文士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爲新變
至是轉拘聲韻彌尚麗靡復踰於往時時太子與湘東
王書論之曰吾輩亦無所遊賞止事披閱性旣好文時
復短詠雖是庸音不能閣筆有慙伎癢更同故態比見
京師文體儒鈍殊常競學浮疎爭爲闡緩玄冬脩夜思
所不得旣殊比興正背風騷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
地吉凶嘉賓用之則有所未聞吟詠情性反擬內則之

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
江水遂同大傳吾既拙於爲文不敢輕有倚撫但以當
世之作歷方古之才人遠則楊馬曹王近則潘陸顏謝
而觀其遣辭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爲是則古文爲
非若昔賢可稱則今體宜弃俱爲蓋各則未之敢許又
時有效謝康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有感焉何者謝客吐
言天拔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是良史
之才了無篇什之美是爲學謝則不屈其精華但得其
冗長師裴則蔑絕其所長惟得其所短謝故巧不可階
裴亦質不宜摹故曾馳臆斷之侶好名忘實之類方分

肉於仁獸逞卻克於邯鄲入鮑志臭効尤致禍決羽謝
生豈三千之可及伏膺裴氏懼兩唐之不傳故玉微金
銑反爲拙目所嗤巴人下甲更合郢中之聽陽春高而
不和妙聲絕而不尋竟不精討鎔銖覈量文質有異巧
心終愧妍手是以握喻懷玉之士瞻鄭邦而知退章甫
翠履之人望閩鄉而歎息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徒以煙
墨不言受其驅染紙札無情任其搖蕩甚矣哉文之橫
流一至於此至如近世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
斯實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張士簡之賦周升逸之
辯亦成佳手難可復遇文章未墜必有英絕領袖之者

非弟而誰每欲論之無可與語吾子建一其商推辯茲
清濁使如涇渭論茲月旦類彼汝南朱丹既定雖黃有
別使夫懷鼠知慙濫等自恥譬斯表紹畏見子將同彼
盜牛遙羞王烈相思不見我勞如何太清中侯景寇陷
京都及太宗即位以肩吾為度支尚書時上流諸蕃並
據州拒景景矯詔遣肩吾使江州喻當陽公大心大心
尋舉州降賊肩吾因逃入建昌界久之方得赴江陵未
幾卒文集行於世

劉昭字宣卿平原高唐人晉太尉宣之九世孫也祖伯龍
居父憂以孝聞宋武帝敕皇太子諸王並往弔慰官至

卿父彪齊征虜晉安王記室昭幼清警七歲通老
莊義既長勤學善屬文外兄江淹早稱賞天監初起家
奉朝請累遷征北行參軍尚書倉部郎尋除無錫令歷
為宣惠豫章王中軍臨川記室初昭伯父彤集眾家晉
書注于寶晉紀為四十卷至昭又集後漢同異以注范
曄書世稱博悉遷通直郎出為剡令卒官集注後漢一
百八十卷幼童傳十卷文集十卷子緇字言明亦好學
通三禮大同中為尚書祠部郎尋去職不復仕緇弟緩
字含度少知名歷官安西湘東王記室時西府盛集文
學緩居其首除通直郎俄遷鎮南湘東王中錄事復隨

府江州卒

何遜字仲言東海剡人也曾祖承天宋御史中丞祖翼
貞外郎父詢齊太尉中兵參軍遜八歲能賦詩弱冠州
舉秀才南鄉范雲見其對策大相稱賞因結忘年交好
自是一文一詠雲輒嗟賞謂所親曰頃觀文人質則過
儒麗則傷俗其能令清濁中今古見之何生矣沈約亦
愛其文嘗謂遜曰吾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其
爲名流所稱如此天監中起家奉朝請遷中衛建安王
水曹行參軍兼記室王愛文學之士日與遊宴及遷江
州遜猶掌書記還爲安西安成王參軍事兼尚書水部

郎母憂去職服闋除仁威廬陵王記室復隨府江州未
幾卒東海王僧孺集其文爲八卷初遜文章與劉孝綽
並見重於世世謂之何劉世祖著論論之云詩多而能
者沈約少而能者謝朓何遜時有會稽虞騫工爲五言
詩名與遜相埒官至王國侍郎其後又有會稽孔翁歸
濟陽江避竝爲南平王大司馬府記室翁歸亦工爲詩
遜博學有思理更注論語孝經二人竝有文集

鍾嶸字仲偉潁川長社人晉侍中雅七世孫也父蹈齊
中軍參軍嶸與兄岍弟嶼竝好學有思理嶸齊永明中
爲國子生明周易衛軍王儉領祭酒頗賞接之舉本州

秀才起家王國侍郎遷撫軍行參軍出爲安國令永元
末除司徒行參軍天監初制度雖革而日不暇給爰乃
言曰永元肇亂坐弄天爵勲非即戎官以賄就揮一金
而取九列寄片札以招六校騎都塞市郎將填街服旣
纓組尚爲賊獲之事職唯責散猶躬胥徒之役名實淆
紊茲焉莫甚臣愚謂軍官是素族士人自有清貫而因
斯受爵一宜削除以懲僥競若吏姓寒人聽極其閭品
不當因軍遂濫清級若僑雜俗楚應在綏附正宜嚴斷
祿力絕其妨正直乞虛號而已謹竭愚忠不恤衆口敕
付尚書行之遷中軍臨川王行參軍衡陽王元簡出守

會稽引爲寧朔記室專掌文翰時居士何胤築室若邪
山山發洪水漂拔樹石此室獨存元簡命爨作瑞室頌
以旌表之辭甚典麗選西中郎晉安王記室爨嘗品古
今五言詩論其優劣名爲詩評其序曰氣之動物物之
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欲以照燭三才輝麗萬有
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
近於詩昔南風之辭卿雲之頌厥義曷矣夏歌曰鬱陶
乎予心楚謠云名余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略是五言
之濫觴也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古詩眇邈人代難
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制非衰周之唱也自王揚枚

馬之徒辭賦競爽而吟詠靡聞從李都尉訖班婕妤好將
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頓已缺喪東京
二百載中唯有班固詠史質木無文致降及建安曹公
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爲文棟劉楨王粲爲其羽
翼次有攀龍託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
大備於時矣爾後陵遲衰微訖於有晉太康中三張二
陸兩潘一左敎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
中興也永嘉時貴黃老尚虛談于時篇什理過其辭淡
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皆平
典似道德論建安之風盡矣先是郭景純川俊上之才

創變其體劉越石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然彼衆我寡
未能動俗逮義熙中謝益壽斐然繼作元嘉初有謝靈
運才高辭盛富豔難蹤固已含跨劉郭陵轢潘左故知
陳思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爲輔陸機爲太康之英安
仁景陽爲輔謝客爲元嘉之雄顏延年爲輔此皆五言
之冠冕文辭之命世夫四言文約意廣取效風騷便可
多得每苦文煩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辭之要
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遣
形窮情寫物最爲詳切者邪故詩有六義焉一曰興二
曰賦三曰比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

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弘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采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則患在意深意深則辭躓若但用賦體則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群託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或殺氣雄邊塞客衣單霜闥淚盡又士有解珮出朝一去忘反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釋其情故

曰詩可以群可以怨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於詩矣故辭人作者罔不愛好今之士俗斯風熾矣裁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騫焉於是庸音雜體各爲家法至於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終朝黠綴分夜呻吟獨觀謂爲警策衆視終淪平鈍次有輕蕩之徒笑曹劉爲古拙謂鮑昭義皇上人謝朓今古獨步而師鮑昭終不及日中直朔滿學謝朓劣得黃鳥度青枝徒自弃於高聽無涉於文流矣矚觀王公搢紳之士每博論之餘何嘗不以詩爲口實隨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澠並汎朱紫相奪誼諱競起淮的無依近彭城劉士章俊賞之士疾其

淆亂欲爲當世詩品口陳標榜其文未遂嶸感而作焉
昔九品論人七略裁士校以賓實誠多未值至若詩之
爲技較爾可知以類推之殆同博奕方今皇帝資生知
之上才體沈鬱之幽思文麗日月學究天人昔在貴遊
已爲稱首況八紘旣掩風靡雲蒸抱王者連肩握珠者
踵武固以睨漢魏而弗顧吞管宋於曾中諒非農歌轅
議敢致流別嶸之今錄庶周遊於閭里均之於談笑耳
頃之卒官岍字長岳官至府參軍建康平著良史傳十
卷嶼字季望永嘉郡丞天監十五年敕學士撰徧略嶼
亦預焉兄弟竝有文集

周興嗣字思纂陳郡項人漢太子太傅堪後也高祖
晉征西府參軍宜都太守興嗣世居姑孰年十三遊學
京師積十餘載遂博通記傳善屬文嘗步自姑孰投宿
逆旅夜有人謂之曰子才學邁世初當見識貴臣卒被
知英主言終不測所之齊隆昌中侍中謝朓爲吳興太
守唯與興嗣談文史而已及罷郡還因大相稱薦本州
舉秀才除桂陽郡丞太守王嶸素相賞好禮之甚厚高
祖革命興嗣奏休平賦其文甚美高祖嘉之拜安成王
國侍郎直華林省其年河南獻儻馬詔興嗣與待詔到
沈張率爲賦高祖以興嗣爲工擢員外散騎侍郎進直

文德壽光省是時高祖以三橋舊宅爲光宅寺敕興嗣與陸倕各製寺碑及成俱奏高祖用興嗣所製者自是銅表銘柵塘碣北伐檄次韻王羲之書千字竝使興嗣爲文帝奏高祖輒稱善加賜金帛九年除新安郡丞秩滿復爲員外散騎侍郎佐撰國史十二年遷給事中撰史如故興嗣兩手先患風疽是年又染癘疾左目盲高祖撫其手嗟曰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手䟽治疽方以賜之其見惜如此任昉又愛其才常言曰周興嗣若無疾旬日當至御史中丞十四年除臨川郡丞十七年復爲給事中直西省左衛率周捨奉敕注高祖所製歷代賦

啟興嗣助焉普通二年遷所撰皇帝實錄皇德記起天注職儀等百餘卷文集十卷

吳均字叔庠吳興故鄣人也家世寒賤至均好學有俊才沈約嘗見均文頗相稱賞天監初柳惲爲吳興召補主簿日引與賦詩均文體清拔有古氣好事者或數之謂爲吳均體是後王偉爲揚州引兼記室掌文翰王遷江州補國侍郎兼府城局還除奉朝請先是均表求撰齊春秋書成奏之高祖以其書不實使中書舍人劉之遴詰問數條竟支離無對敕付省焚之坐免職尋有敕召見使撰通史起三皇訖齊代均草本紀世家功已畢

唯列傳未就。普通元年卒。時年五十二。均注范曄後漢書九十卷。著齊春秋三十卷。廟記十卷。十二州記十六卷。錢唐先賢傳五卷。續文釋五卷。文集二十卷。先是有廣陵高爽濟陽江洪會稽虞騫竝工屬文。爽齊末明中贈衛軍王儉詩為儉所賞。及領丹陽尹。舉爽郡孝廉。天監初。歷官中軍臨川王參軍。出為晉陽令。坐事繫治。作鑊魚賦以自況。其文甚工。後遇赦。獲免。頃之卒。洪為建陽令。坐事死。騫官至王國侍郎。竝有文集。

列傳第四十三

梁書四十九

列傳第四十四

梁書五十一

文學下

劉峻

劉涪

劉沼

謝幾卿

劉勰

王籍

何思澄

劉杳

謝徵

臧嚴

伏挺

庾仲容

陸雲公

任孝恭

顏協

劉峻字孝標平原平原人父珽宋始興內史峻生林月
母攜還鄉里宋泰始初青州陷魏峻年八歲爲人所略
至中山中山富人劉實愍峻以束帛贖之教以書學魏
人聞其江南有戚屬更徙之桑乾峻好學家貧寄人廡

下自課讀書常燎麻炬從夕達旦時或昏睡爇其髮既
覺復讀終夜不寐其精力如此齊永明中從桑乾得還
自謂所見不博更求異書聞京師有者必往祈借清河
崔慰祖謂之書淫時竟陵王子良博招學士峻因人求
爲子良國職吏部尚書徐孝嗣抑而不許用爲南海王
侍郎不就至明帝時蕭遙欣爲豫州爲府刑獄禮遇甚
厚遙欣尋卒久之不調天監初召入西省與學士賀蹤
與校祕書峻兄孝慶時爲青州刺史峻請假省之坐秋
載禁物爲有司所奏免官安成王秀好峻學及遷荊州
引爲戶曹參軍給其書籍使抄錄事類名曰類苑未及

成復以疾去因遊東陽紫巖山築室居焉爲山栖志其
文甚美高祖招文學之士有高才多被引進擢以不次
峻率性而動不能隨衆沉浮高祖頗嫌之故不任用嘆
乃著辨命論以寄其懷曰主上嘗與諸名賢言及管輅
歎其有奇才而位不達時有在赤墀之下預聞斯議歸
以告余余謂士之窮通無非命也故謹述大目因言其
畧云臣觀管輅天才英偉珪璋特秀實海內之髦傑豈
日者卜祝之流而官止少府祿年終四十八天之報施
何其寡歟然則高才而無貴仕饕餮而居大位自古所
歎焉獨公明而已哉故性命之道窮通之數大闕紛綸

莫知其辯仲任蔽其源子長闡其惑至於褐冠甕牖必
以玄天有期鼎貴高門則曰唯人所召說說讓咋異端
俱起蕭遠論其本而不暢其流子玄語其流而未詳其
本嘗試言之曰夫通生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無主謂之
自然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
以得鼓動陶鑄而不爲功庶類混成而非其力生之無
亭毒之心死之豈度劉之志墜之淵泉非其怒昇之霄
漢非其悅蕩乎大乎萬寶以之化確乎純乎一化而不
易則謂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定於冥兆終然不變
鬼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謀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

弗能感短則不可緩之於寸陰長則不可急之於箭漏
至德未能踰上智所不免是以放勛之代浩浩襄陵天
乙之時焦金流石文公躡其尾宣尼絕其糧顏回敗其
叢蘭冉耕歌其芣苢夷叔斃淑媛之言子輿困臧倉之
訴聖賢且猶若此而況庸庸者乎至乃伍員浮屍於江
流三閭沈骸於湘渚賈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尉皓髮
於郎署君山鴻漸鍛羽儀於高雲敬通鳳起摧迅翮於
風次此豈才不足而行有遺哉近代有沛國劉瓛瓛弟
璡並一時之秀士也瓛則關西孔子通涉六經循循善
誘服膺儒行璡則志烈秋霜心貞岷玉亭亭高竦不雜

風塵皆毓德於衡門竝馳聲於天地而官有微於侍
位不登於執戟相繼徂落宗祀無饗因斯兩賢以言古
則昔之玉質金相英髦秀達皆擯斥於當年韞竒才而
莫用俟草木以共凋與麋鹿而同死膏塗平原骨填川
谷湮滅而無聞者豈可勝道哉此則宰衡之與皂隸容
彭之與殤子荷頓之與黔婁陽文之與敦洽咸得之於
自然不假道於才智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斯之
謂矣然自物類流變化非一或先號後笑或始吉終凶
或不召自來或因人以濟交錯紛糾循環倚伏非可以
一理徵非可以一途驗而其道密微寂寥忽恍無形可

以見無聲可以聞必御物以效靈亦憑人而成衆譬天
王之冕旒任百官以司職而惑者覩湯武之龍躍謂龕
亂在神功聞孔墨之挺生謂英睿擅奇響視彭韓之豹
變謂鷲猛致人爵見張桓之朱紱謂明經拾青紫豈知
有力者運之而趨乎故言而非命有六蔽焉余請陳其
梗槩夫靡顏膩理哆嚙頰頰形之異也朝秀辰終龜鶴
千歲年之殊也聞言如響智昏菽麥神之辨也固知三
者定乎造化榮辱之境獨曰由人是知二五而未識於
十其蔽一也能犀日角帝王之表河日龜文公侯之相
撫鏡知其將刑壓紐顯其膺錄星虹樞電昭聖德之符

夜哭聚壘鬱興王之瑞皆兆發於前期淚汗於後葉若
謂驅貔獸奮尺劍入紫微升帝道則未達旨冥之情未
測神明之數其蔽二也空桑之里變成洪川歷陽之都
化爲魚鼈楚師屠漢卒睢河鯁其流秦人坑趙士沸聲
若雷電火炎峴岳礫石與琬琰俱焚嚴霜夜零蕭艾與
芝蘭共盡雖游夏之英才伊顏之殆庶焉能抗之哉其
蔽三也或曰明月之珠不能無額夏后之璜不能無考
故亭伯死於縣長長卿卒於園令才非不傑也主非不
明也而碎結綠之鴻輝殘懸黎之夜色抑尺之量有短
哉若然者主父偃公孫弘對策不升策歷說而不入牧

豕淄原見棄州部設令忽如過隙溘死霜露其爲詬訕
豈崔馬之流乎及至開東閣列五鼎電照風行聲馳海
外寧前愚而後智先非而終是將榮悴有定數天命有
至極而謬生妍蚩其蔽四也夫虎嘯風馳龍興雲屬故
重華立而元凱升辛受生而飛廉進然則天下善人少
惡人多闇主衆明君寡而薰蕕不同噐梟鸞不接翼是
使渾沌擣杙踵武雲臺之上仲容庭堅耕耘巖石之下
橫謂廢興在我無繫於天其蔽五也彼戎狄者人面獸
心宴安鳩毒以誅殺爲道德以蒸報爲仁義雖大風立
於青丘豎齒奮於華野比其狼戾曾何足踰自金行不

競天地版蕩左帶沸胥乘間電發遂獲溼洛傾五都居
先王之桑梓竊名號於中縣與三皇競其氓黎五帝角
其區寓種落繁熾充牣神州嗚呼福善禍淫徒虛言耳
豈非否泰相傾盈縮遞運而汨之以人其蔽六也然所
謂命者死生焉貴賤焉貧富焉理亂焉禍福焉此十者
天之所賦也愚智善惡此四者人之所行也夫神非舜
禹心異朱均才絳中庸在於所習是以素絲無恒玄黃
代起鮑魚芳蘭入而自變故季路學於仲尼厲風霜之
節楚穆謀於潘崇成悖逆之禍而商臣之惡盛業光於
後嗣仲由之善不能息其結纓斯則邪正由於人吉凶

存乎命或以鬼神害盈皇天輔德故宋公一言法星三
徙殷帝自翦千里來雲善惡無徵未洽斯義且于公為
門以待封嚴毋掃墓以望喪此君子所以自彊不息也
如使仁而無報奚為修善立名乎斯徑廷之辭也夫聖
人之言顯而晦微而婉幽遠而難聞河漢而不極或立
教以進庸惰或言命以窮性靈積善餘慶立教也鳳鳥
不至言命也今以其片言辯其要趣何異乎夕死之類
而論春秋之變哉且荆昭德音丹雲不卷周宣祈雨珪
璧斯罄于叟種德不逮勛華之高延年殘獷未甚東陵
之酷為善一為惡均而禍福異其流廢興殊其迹蕩蕩

上帝豈如是乎詩云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故善人為善
焉有息哉夫食稻梁進芻豢衣狐貉襲冰紈觀窈眇之
奇儻聽雲和之琴瑟此生人之所急非有求而為也修
道德習仁義敦孝悌立忠貞漸禮樂之腴潤蹈先王之
盛則此君子之所急非有求而為也然則君子居正體
道樂天知命明其無可奈何識其不由智力逝而不仕
來而不距生而不喜死而不感瑤臺夏屋不能悅其神
土室編蓬未足憂其慮不充訕於富貴不違違於所欲
豈有史公董相不遇之文乎論成中山劉沼致書以難
之况再反峻竝為申析以荅之會沼卒不見峻後報者

峻乃爲書以序之曰劉侯既有斯難值余有天倫之感
竟未之致也尋而此君長逝化爲異物緒言餘論蘊而
莫傳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余者悲其音微未沫而其人
已亡青簡尚新而宿草將列泫然不知涕之無從雖隙
駟不留尺波電謝而秋菊春蘭英華靡絕故存其梗槩
更酬其旨若使墨翟之言無爽宣室之談有徵冀東平
之樹望咸陽而西靡蓋山之泉聞弦歌而赴節但懸劍
空壘有恨如何其論文多不載峻又嘗爲自序其略曰
余自比馮敬通而有同之者三異之者四何則敬通雄
才冠世志剛金石余雖不及之而節亮慷慨此一同也

敬通值中興明君而終不試用余逢命世英主亦擯斥
當年此二同也敬通有忌妻主於身操井曰余有悍室
亦令家道輒軻此三同也敬通當更始之世手握兵符
躍馬食肉余自少迄長戚戚無懽此一異也敬通有一
子仲文官成名立余禍同伯道永無血胤此二異也敬
通膂力方剛老而益壯余有犬馬之疾溘死無時此三
異也敬通雖芝殘蕙焚終垣溝壑而爲名賢所慕其風
流郁烈芬芳久而彌盛余聲塵寂漠世不吾知魂魄一
去將同秋草此四異也所以自力爲叙遺之好事云峻
居東陽吳會人士多從其學普通二年卒時年六十門

人謚曰玄靖先生

劉沼字明信中山魏昌人六代祖與晉驃騎將軍沼幼

善屬文既長博學仕齊起家奉朝請冠軍行參軍天監

初拜後軍臨川王記室參軍林陵令卒

謝幾卿陳郡陽夏人曾祖靈運宋臨川內史父超宗齊

黃門郎並有重名於前代幾卿幼清辯當世號曰神童

後超宗坐事徙越州路出新亭渚幾卿不忍辭訣遂投

赴江流左右馳救得不沈溺及居父憂哀毀過禮服闋

召補國子生齊文惠太子自臨策試謂祭酒王儉曰幾

卿本長玄理今可以經義我訪之儉承旨發問幾卿隨事

辨對辭無滯者文惠大稱賞焉儉謂人曰謝超宗為不

死矣既長好學博涉有文采起家豫章王國常侍累遷

車騎法曹行參軍相國祭酒出為寧國令入補尚書殿

中郎太尉晉安王主簿天監初除征虜都陽王記室尚

書三公 郎尋為治書侍御史舊郎官轉為此職者世

謂為南奔幾卿頗失志多陳疾臺事略不復理徙為散

騎侍郎累遷中書郎國子博士尚書左丞幾卿詳悉故

實僕射徐勉每有疑滯多詢訪之然性通脫會意便行

不拘朝憲嘗預樂遊苑宴不得醉而還因詣道邊酒壚

停車褰幔與車前三騶對飲時觀者如堵幾卿處之自

劉沼是附傳不
當提行

萬曆二年刊

卷之四

四

若後以在省署夜著犢鼻禪與門生登閣道飲酒酣噀
爲有司糾奏坐免官尋起爲國子博士俄除河東太守
秩未滿陳疾解尋除太子率更令遷鎮衛南平王長史
普通六年詔遣領軍將軍西昌侯蕭深藻督衆軍北伐
幾卿啟求行擢爲軍師長史加威戎將軍軍至渦陽退
敗幾卿坐免官居宅在白楊石井朝中文好者載酒從
之賓客滿坐時左丞庾仲容亦免歸二人意志相得竝
肆情誕縱或乘露車歷遊郊野旣醉則執鐸挽歌不屑
物議湘東王在荆鎮與書慰勉之幾卿答曰下官自奉
違南浦卷迹東郊望日臨風瞻言佇立仰尋惠渥陪奉

遊宴漾桂棹於清池席落英於曾岫蘭香兼御羽觴
集側聽餘論沐浴玄流濤波之辯懸河不足譬春藻之
辭麗文無以匹莫不相顧動容服心勝口不覺春日爲
遙更謂修夜爲促嘉會難常搏雲易遠言念如昨忽焉
素秋恩光不遺善謔遠降因事罷歸豈云栖匪商官
理就一廬田家作苦實符清誨本乏金羈之飾無假玉璧
爲資徒以老使形跡疾令心阻沈滯牀篔彌歷七旬夢
幻俄頃憂傷在念竟知無益思自祛遣尋理滌意即以
任命爲膏酥擘鏡照形翻以支離代萱樹故得仰慕微
猷永言前哲鬼谷深栖接輿高舉遜名屠肆發迹關市

其人緬邈餘流可想若令亡者有知寧不縈悲玄壤恨
隔芳塵如其逝者可作必當昭被光景懽同遊豫使夫
一介老圃得遙虛心末席去日已踈來侍未彛連劔飛
鳧擬非其類懷私茂德竊用涕零幾卿雖不持檢操然
於家門篤睦兄才卿早卒其子藻幼孤幾卿撫養甚至
及藻成立歷清官公府祭酒主簿皆幾卿獎訓之力也
世以此稱之幾卿未及序用病卒文集行於世

劉騶字彥和東莞莒人祖靈真宋司空秀之弟也父尚
越騎校尉騶早孤篤志好學家貧不婚娶依沙門僧祐
與之居處積十餘年遂博通經論因區別部類錄而序

之今定林寺經藏騶所定也天監初起家奉朝請中軍
臨川王宏引兼記室遷車騎舍曹參軍出爲太末令政
有清績除仁威南康王記室兼東宮通事舍人時七廟
饗薦已用蔬果而二郊農社猶有犧牲騶乃表言二郊
宜與七廟同改詔付尚書議依騶所陳遷步兵校尉兼
舍人如故昭明太子好文學深愛接之初騶撰文心雕
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引而次之其序曰夫文心者言
爲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孫巧心心哉美矣夫故
用之焉古來文章以雕纏成體豈取騶爽羣言雕龍也
夫宇宙懸邈黎獻紛雜拔萃出類智術而已歲月飄忽

性靈不居騰聲飛實制作而已夫肖貌天地稟性五本
擬耳目於日月方聲氣乎風雷其超出萬物亦已靈矣
形甚草木之脆名踰金石之堅是以君子處世樹德建
言豈好辯哉不得已也予齒在踰立嘗夜夢執丹漆之
禮器隨仲尼而南行旦而寤迺怡然而喜大哉聖人之
難見也迺小子之番夢歟自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
也敷讚聖旨莫若注經而馬鄭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
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
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詳其本
源莫非經典而去聖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

詭飾羽尚畫文繡擊悅離本彌甚將遂訛濫蓋周書論
辭貴乎體要尼父陳訓惡乎異端辭訓之異宜體於要
於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詳觀近代之論文者多矣至
如魏文述典陳思序書應瑒文論陸倕文賦仲治流別
弘範翰林各照隅隙鮮觀衢路或滅不傳時之才或銓
品前修之文或汎舉雅俗之旨或撮題篇章之意魏典
密而不周陳書辯而無當應論華而踈略陸賦巧而碎
亂流別精而少功翰林淺而寡要又君山公幹之徒言
甫士龍之輩汎議文意往往間出竝未能振葉以尋根
覩瀾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誥無益後生之慮蓋文心之

作也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文之樞紐
亦云極矣若乃論文叙筆則固別區分原始以表末釋
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上篇以上綱領明
矣至於割情析表籠罔條貫摘神性圖風勢苞會通閱
聲字崇贊於時序褒貶於才略怙悵於知音耿介於程
器長懷序志以馭羣篇下篇以下毛目顯矣位理定名
彰乎大易之數其爲文用四十九篇而已夫銓叙一文
爲易彌綸羣言爲難雖復輕采毛髮深極骨髓或有曲
意密源似近而遠辭所不載亦不勝數矣及其品評成
文有同乎舊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可異也有異乎前

論者非苟異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與異不屑古今摩
肌分理唯務折衷案繼文雅之場而環絡藻繪之府亦
幾乎備矣但言不盡意聖人所難識在鉗管何能矩矱
茫茫徃代旣沈予聞眇眇來世儻塵彼觀旣成未爲時
流所稱總自重其文欲取定於沈約約時貴盛無由自
達乃負其書候約出于之於車前狀若貨鬻者約便命
取讀大重之謂爲深得文理常陳諸几案然總爲文長
於佛理京師寺塔及名僧碑誌必請總製文有勅與慧
震沙門於定林寺撰經證功畢遂啓求出家先燔鬚髮
以自誓勅許之乃於寺變服改名慧地未暮而卒文集

行於世

王籍字文海琅邪臨沂人祖遠宋光祿勳父僧祐齊驍騎將軍籍七歲能屬文及長好學博涉有才氣樂安任昉見而稱之嘗於沈約坐賦詠得燭甚爲約賞齊末爲冠軍行參軍累遷外兵記室天監初除安成王主簿尚書三公郎廷尉正歷餘姚錢唐令竝以放免久之除輕車湘東王諮議參軍隨府會稽郡境有雲門天柱山籍嘗遊之或累月不反至若邪溪賦詩其略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當時以爲文外獨絕還爲大司馬從事中郎遷中散大夫尤不得志遂徒行市道不擇交遊湘

東王爲荊州引爲安西府諮議參軍帶作塘令不理縣事日飲酒人有訟者鞭而遣之少時卒文集行於世子碧亦有文才先籍卒

何思澄字元靜東海鄉人父敬叔齊征東錄事參軍餘杭令思澄少勤學工文辭起家爲南康王侍郎累遷安成王左常侍兼太學博士平南安成王行參軍兼記室隨府江州爲遊廬山詩沈約見之大相稱賞自以爲弗逮約郊居宅新構閣齋因命工書人題此詩於壁傅昭常請思澄製釋奠詩辭又典麗除廷尉正天監十五年敕太子詹事徐勉舉學士入華林撰徧略勉舉思澄等

五人以應選遷治書侍御史宋齊以來此職稍輕天監
初始重其選車前依尚書二丞給三騶執盛印青囊舊
事糾彈官印綬在前故也久之遷秣陵令入兼東宮通
事舍人除安西湘東王錄事參軍兼舍人如故時徐勉
周捨以才具當朝竝好思澄學常遞日招致之昭明太
子薨出為黔縣令遷除宣惠武陵王中錄事參軍卒官
時年五十四文集十五卷初思澄與宗人遜及子朗俱
擅文名時人語曰東海三何子朗最多思澄聞之曰此
言誤耳如其不然故當歸遜思澄意謂宜在已也子朗
字世明早有才思工清言周捨每與共談服其精理嘗
為敗冢賦擬莊周馬楮其文甚工世人詔曰人中英矣
何子朗歷官員外散騎侍郎出為山陰令卒時年二十
四文集行於世

劉杳字士深平原平原人也祖乘人宋齊間刺史父懷
愨齊東陽太守有清績在齊書良政懷杳年數歲徵士
明僧紹見之撫而言曰此兒實千里駒十三丁父憂
每哭哀感行路天監初為太學博士宣惠豫章王行參
軍杳少好學博綜羣書沈約任昉以下每有遺忘皆訪
問焉嘗於約坐語及宗廟犧樽約云鄭玄答張逸謂為
畫鳳皇尾娑娑然今無復此器則不依古杳曰此言未

必可按古者樽彝皆刻木爲鳥獸鑿頂及背以出內酒
頃魏世魯郡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汝器有犧樽作犧
牛形晉永嘉賊曹嶷於青州發齊景公冢又得此二樽
形亦爲牛象二處皆古之遺器知非虛也約大以爲然
約又云何承天纂文竒博其書載張仲師及長頸王事
此何出杳曰仲師長尺二寸唯出論衡長頸是毗騫王
朱建安扶南以南記云古來至今不死約即取二書尋
檢一如杳言約郊居宅時新構閣齋杳爲贊二首并以
所撰文章呈約約即命工書人題其贊于壁仍報杳書
曰生平愛嗜不在人中林壑之懼多與事奪日暮塗碑

此心往矣猶復少存閑遠微懷清曠結宇東郊匪云止
息政復頗寄夙心時得休偃仲長遊居之地休連所述
之美望慕空深何可髣髴君愛素情多惠以二贊辭采
妍富事義畢舉句韻之間光影相照便覺此地自然十
倍故知麗辭之益其事弘多輒當置之閣上坐卧嗟覽
別卷諸篇並爲名製又山寺旣爲警策贈賢從時復高
竒解願愈疾義兼乎此遲比叙會更共申析其爲約所
賞如此又在任昉坐有人餉昉酒而作撰字助問杳
此字是不杳對曰葛洪字苑作木旁者昉又曰酒有于
日醉當是虛言杳云桂陽郡有千里酒飲之至家而

醉亦其例也。訪大驚曰：吾自嘗遺忘，實不憶此。杳云：出揚元鳳所撰，置郡事。元鳳是魏代人，此書仍載其賦云：三重五品商溪，探里時即檢楊記言，皆不差。王僧孺被敕撰譜，訪杳血脉所因，杳云：桓譚新論云：太史三世表旁行邪上，並效周譜。以此而推，當起周代。曾孺歎曰：可謂得所未聞。周捨又問杳尚書官著紫荷橐，相傳云：挈囊竟何所出？杳答曰：張安世傳曰：持橐著筆事孝武皇，帝數十年，韋昭張晏注竝云：橐也。近臣著筆以待顧問，問范岫撰字書音訓，又訪杳焉。其博識彊記，皆此類也。尋佐周捨撰國史，出為臨津令。有善績，秩滿縣人三百。

餘人詣闕請留，敕許焉。杳以疾陳解，還除雲麾晉安王府參軍詹事。徐勉、丘半杳及顧協等五人入華林，撰徧略書成，以本官兼廷尉正。又以足疾解，因著林庭賦。王僧孺見之，歎曰：郊居以後，無復此作。普通元年，復除建康正遷尚書，駕部郎數月，徙署儀曹郎。僕射勉以臺閣文議，專委杳焉。出為餘姚令，在縣清潔，人有饋遺，一無所受。湘東王發教褒稱之，遷除宣惠湘東王記室參軍。母憂去職，服闋復為王府記室，兼東宮通事舍人。大通元年，遷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昭明太子謂杳曰：酒非卿所好，而為酒厨之職，政為不愧古人耳。俄有敕代裴子。

野知著作郎事昭明太子太子薨新宮建舊人例無停
者敕特留杳焉仍注太子祖歸賦稱爲博悉僕射何敬
容奏轉杳王府咨議高祖曰劉杳須先經中書仍除中
書侍郎尋爲平西湘東王詒議參軍兼舍人知著作如
故遷爲尚書左丞大同二年卒官時年五十杳治身清
儉無所嗜好爲性不自伐不論人短長及覩釋氏經教
常行慈忍天監十七年自居母憂便長斷腥羶持齋蔬
食及臨終遺命歛以法服裁以露車還葬舊墓隨得一
地容棺而已不得設靈筵祭醮其子遵行之杳目少至
長多所著述撰要雅五卷藝辭草木疏一卷高士傳二

卷東宮新舊記三十卷古今四部書目五卷並行於世
謝徵字玄度陳郡陽夏人高祖景仁宋尚書左僕射祖
稚宋司徒主簿父璩少與從叔眺俱知名齊竟陵王子
良開西邸招文學璩亦預之馬隆昌中爲明帝驃騎諮議
參軍領記室遷中書郎晉安內史高祖平京邑爲霸府
諮議梁臺黃門郎天監初累遷司農卿祕書監左民尚
書明威將軍東陽太守立四祖用爲侍中固辭年老求金
紫未序會疾卒徵幼聰慧志璩異之常謂親從曰此兒非
常器所憂者壽若天假其年吾無恨矣旣長美風采好
學善屬文初爲安西安武王法曹遷尚書金部三公二

曹郎豫章王記室兼中書舍人遷除平北諮議參軍兼
鴻臚卿舍人如故徵與河東裴子野沛國劉顯同官友
善子野嘗爲寒夜直宿賦以贈徵徵爲感友賦以酬之
時魏中山王元略還北高祖餞於武德殿賦詩三十韻
限三刻成徵二刻便就其辭甚美高祖再覽焉又爲臨
汝侯淵猷製放生文亦見賞於世中大通元年以父喪
去職續又丁母憂詔起爲貞威將軍還攝本任服闋除
尚書左丞三年昭明太子薨高祖立晉安王諱爲皇太
子將出詔唯召尚書左僕射何敬容宣惠將軍孔休源
及徵三人與議徵時年位尚輕而任遇已重四年累遷

中書郎鴻臚卿舍人如故六年出爲北中郎豫章王長
史南蘭陵太守大同二年卒官時年二十七友人琅邪
王籍集其文爲二十卷

臧嚴字彥成東莞莒人也曾祖肅宋左光祿祖凝齊尚
書右丞父稜後復軍參軍嚴幼有孝性居父憂以毀聞孤
貧勤學行止書卷不離於手初爲安成王侍郎轉常侍
從叔未甄爲江夏郡攜嚴之官於塗作屯遊賦任昉見
而稱之又作七算辭亦富麗性孤介於人間未嘗造請
僕射徐勉欲識之嚴終不詣遷冠軍行參軍侍湘東王
讀累遷王宣惠輕車府參軍兼記室嚴於學多所諳記

尤精漢書諷誦略皆上口王嘗自執四部書日以試之
嚴自甲至丁卷中各對一事并作者姓名遂無遺失其
博洽如此王遷州隨府轉西中郎安西錄事參軍歷
監義陽武寧郡不任皆蠻左前郡守常選武人以兵鎮
之嚴獨以數門生單車入境羣蠻悅服遂絕寇盜王入
爲石頭戍軍事除安右錄事王遷江州爲鎮南諮議參
軍卒官文集十卷

伏挺字士標父邕爲豫章內史在良吏傳挺幼敏寤七
歲通孝經論語及長有才思好屬文爲五言詩善効謝
康樂體父友人樂安任昉深相歎異常曰此子日下無

雙齊州舉秀才對策爲當時第一高祖義師至挺迎
謁於新林高祖見之甚悅謂曰顏子引爲征東行參軍
時年十八天監初除中軍參軍事宅居在潮溝於宅講
論語聽者傾朝遷建康正俄以劾免久之入爲尚書儀
曹郎遷西中郎記室參軍累爲晉陵武康令罷縣還仍
於東郊築室不復仕挺少有盛名又善處當世朝中勢
素多與交遊故不能久事隱靖時僕射徐勉以疾假還
宅挺致書以觀其意曰昔士德懷顧戀興數日輔嗣思
友情勞一旬故知深心所係貴賤一也况復恩隆世親
義重知己道庇生人德弘覆蓋而朝野懸隔山川邈殊

雖咳唾時沾而顏色不覲東山之歎豈云旋復西風可
懷孰能無思加以靜居廓處顧影莫酬秋風四起園林
易色涼野寂寞寒蟲吟叫懷抱不可直置情慮不能無
託時因吟詠動輒盈篇初生沈鬱且猶覆益惠子五車
彌多踏駁一日聊呈小文不期過賞還逮隆渥累牘無
翰紙縟字磨誦復無已徒恨許與過當有傷準的昔子
建不欲妄讚陳琳恐見嗤哂後代今之過奢餘論將不
有累清談挺宮小迹草萊事絕聞見藉以謳謠得之輿牧
仰承有事砭石仍成簡通娛腸悅耳稍從擯洛宴處榮
觀務在滌除綺羅絲竹
列頌遣方丈負案三椽僅存

故以道變區中情冲域外操彼絃誦責茲觀損道留侯
之却粒念韓卿之辭榮睠想東都屬懷南岳鑽仰來既
有符下風雖云幸甚然則未喻雖復帝道康寧走馬行
却由庚得所寅亮有歸悠悠之人展氏猶且攘袂浩浩
白水審叟方欲褰裳是知君子拯物義非徇己思與赤
松子遊誰其克遂願驅之仁壽綏此多福雖則不言四
時行矣然後黔首有庇薦紳靡奪白駒不在空谷屠羊
豫蒙其資豈不休哉豈不休哉昔杜真自閉深室郎宗
絕迹幽野難矣誠非所希并丹高潔相如慢世尚復遊
涉權門雍容鄉邑常謂此道為秦毋竊慕之方念擁篲

延思以陳侍者請至農隙無待邀求挺誠好屬文不會
今世不能促節局步以應流俗事等昌菹謬彼偏嗜是
用不羞固陋無憚龍門昔敬通之賞景卿孟公之知仲
蔚止乎通人猶稱盛美况在時宗彌爲未易近以蒲稟
勿用箋素多闕聊効東方獻書丞相須得善寫更請潤
訶儻逢子侯比復削牘勉報曰復覽來書累牘兼翰事
苞出處言兼語默事義周悉意致深遠發函伸紙倍增
憤歎卿雄州擢秀弱冠升朝穿綜百家佃漁六學觀眸
表其韶慧視色見其英朗若魯國之名駒邁雲中之白
鶴及占顯邑試吏腴壤將有武城弦歌桐鄉誼誅豈與

卓魯斷斷同年而語邪方常見賞良能有加寵授飾茲
簪帶寘彼周行而欲遠慕卷舒用懷愚智既知益之爲
累爰悟滿則辭多高蹈風塵良所欽挹况以金商戒節
素秋御序蕭條林野無人相樂偃卧墳籍遊浪儒玄物
我兼志寵辱誰滯誠乃歡羨用有殊同今逃聽傍求興
懷無宿白駒空谷幽人引領貧賤爲耻鳥獸難羣故當
捐此薜蘿出從鸚鵡無乖隱顯不亦休哉吾智乏佐時
才慙濟世稟承朝則不敢荒寧力弱途遙愧心非一天
下有道堯人何事得因疲病念從閑逸若使車書混合
尉候無警作樂制禮紀石封山然後乃返服衡門實爲

多幸但夙有風效。遘茲虛眩，瘠類士安。羸同長孺，簿領沈廢。臺閣未理，娛耳爛腸。因事而息，非關欲追。松子遠慕，留侯若乃天假之年，自當靖恭所職。擬非倫匹，良覺辭費。覽復循環，爽焉如失。清塵獨遠，白雲飄蕩。依然何極。猥降書札，示之文翰。覽復成誦，流連縟紙。昔仲宣才敏，藉中郎而表譽。正平穎悟，賴北海以騰聲。望古料今，吾有慙德。儻成卷帙，力爲稱首。無令獨耀，隨掌空使。辭人扼腕，式問願見。宜事掃門，亦有來思。赴其懸榻，輕若魚網。別當以薦，城闕之歎。苟日無懷，所遊萱蘇。書不盡。憲挺後遂出仕，尋除南臺治書。因事納賄，當被推劾。挺

懼罪，遂變服爲道人。久之，藏匿。後遇赦，乃出。大心寺僧邵陵王爲江州攜挺之。鎮王好文義，深被恩禮。挺因此還俗，復隨王遷鎮郢州。徵入爲京尹，挺留夏首。久之，還京師。太清中，客遊吳興。吳郡侯景亂中，卒著邇說十卷。文集二十卷。子知命先隨挺事邵陵王，掌書記。亂中，王於郢州奔敗，知命仍下投侯景。常以其父宦途不至，深怨朝廷，遂盡心事景。景襲郢州，圍巴陵軍中書檄皆其文也。及景篡位，爲中書舍人，專任權寵，勢傾內外。景敗，被執送江陵，於獄中幽死。挺弟捶亦有才名，先爲邵陵王所引，歷爲記室中記室參軍。

庾仲容字仲容潁川陽陵人也晉司空冰六代孫祖徽之宋御史中丞父漪齊邵陵王記室仲容幼孤爲叔父冰所養旣長杜絕人事專精篤學晝夜手不輟卷初爲安西法曹行參軍冰時已貴顯吏部尚書徐勉擬冰子晏嬰爲宮僚冰垂晉旨兄子幼孤人才粗可願以晏嬰所忝迴用之勉許焉因轉仲容爲太子舍人遷安成王主簿時平原劉孝標亦爲府佐竝以彊學爲王所禮接遷晉安功曹史歷爲永康錢唐武康令治縣竝無異績多被劾久之除安成王中記室常出隨府皇太子以舊恩特降餞宴賜詩曰孫生陟陽道吳子朝歌縣未若樊林

舉置酒臨華殿時輩榮之遷安西武陵王諮議參軍除尚書左丞坐推糾不直免仲容博學少有盛名頗任氣使酒好危言高論士友以此少之唯與王籍謝幾卿情好相得二人時亦不調遂相追隨誕縱酣飲不復持檢操久之復爲諮議參軍出爲黔縣令及太清亂客遊會稽遇疾卒時年七十四仲容抄諸子書三十卷衆家地理書二十卷列女傳三卷文集二十卷竝行於世

陸雲公字子龍吳郡人也祖閑州別駕父完寧遠長史雲公五歲誦論語毛詩九歲讀漢書略能記憶從祖雋沛國劉顯質問十事雲公對無所失顯歎異之旣長好

學有才思州舉秀才累遷宣惠武陵王平西湘東王行
參軍雲公先製太伯廟碑吳興太守張纘罷郡經途讀
其文歎曰今之蔡伯喈也纘至都掌選言之於高祖召
兼尚書儀曹郎頃之即真入直壽光省以本官知著作
郎事俄除著作郎累遷中書黃門郎竝掌著作雲公善
奕棊常夜侍御坐武冠觸燭火高祖笑謂曰燭燒卿貂
高祖將用雲公爲侍中故以此言戲之也是時天淵池
新製鱗魚舟形濶而短高祖暇日常汎此舟在朝唯引
太常劉之遴國子祭酒到溉右衛朱异雲公時年位尚
輕亦預焉其恩遇如此太清元年卒時年三十七高祖

悼惜之手詔曰給事黃門侍郎掌著作陸雲公風尚優
敏後進之秀奄然歿謝良以惻然可慰日舉哀賜錢五
萬布四十匹張纘時爲湘州與雲公叔襄兄晏子書曰
都信至承賢兄子賢弟黃門殞折非唯黃門喪寶實有
識同悲痛惋傷惜不能已已賢兄子賢弟神情早著標
令弱年經目所覩殆無再問懷橘抱柰稟自天情侶坐
列薪非因外獎學以聚之則一箸能立問以辭之則師
心獨寤始踰弱歲辭藝通洽升降多士秀也詩流見與
齒過肩隨禮殊拜絕懷抱相得忘其年義朝遊夕宴一
載于斯翫古披文終晨訖暮平生知舊零落稍盡老夫

記意其數幾何至若此生寧可多過賞心樂事所寄伊
人弟遷職瀟湘維舟洛汭將離之際彌見情款夕次帝
郊亟淹信宿徘徊握手忍分岐路行役數年羈病侵迫
識慮惓惓久絕人世憑几口授素無其功翰動若飛彌
有多愧京洛遊故咸成雲雨唯有此生音塵數嗣形迹
之外不爲遠近隔情襟素之中豈以風霜改節客遊半
紀志切首丘日望東歸更敦昔款如何此別永成異世
揮袂之初人誰自保但恐衰謝無復前期不謂華齡方
春掩質埋玉之恨撫事多情想引進之情懷抱素篤友
于之至兼深家寶奄有此恤當何可言臨白增悲言以

無次雲公從兄才子亦有才名歷官中書郎宣成王友
太子中庶子廷尉卿先雲公卒才子雲公文集並行於
世

任孝恭字孝恭臨淮臨淮人也曾祖農夫宋南豫州刺
史孝恭幼孤事母以孝聞精力勤學家貧無書常崎嶇
從人假借每讀一編諷誦略無所遺外祖丘它與高祖
有舊高祖聞其有才學召入西省撰史初爲奉朝請進
直壽光省爲司文侍郎俄兼中書通事舍人勅遣製建
陵寺刹下銘又啟撰高祖集序文並富麗自是專掌公
家筆翰孝恭爲文敏速受詔立成若不留意每奏高祖

輒稱善累賜金帛孝恭少從蕭寺雲法師讀經論明佛
理至是蔬食持戒信受甚篤而性頗自伐以才能尚人
於時輩中多有忽略世以此少之太清二年侯景寇逼
孝恭啟募兵隸蕭正德屯南岸及賊至正德舉衆入賊
孝恭還赴臺臺門已閉因奔入東府尋爲賊所攻城陷
見害文集行於世

顏協字子和琅邪臨沂人也七代祖含晉侍中國子祭
酒西平靖侯父見遠博學有志行初齊和帝之鎮荊州
也以見遠爲錄事參軍 即位於江陵以爲治書侍御
史俄兼中丞高祖受禪見遠乃不食發憤數日而卒高

祖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天下士大夫事而顏見
遠乃至於此也協幼孤養於舅氏少以器局見稱博涉
羣書工於草隸釋褐湘東王國常侍又兼府記室世祖
出鎮荊州轉正記室時吳郡顧協亦在蕃邸與協同名
才學相亞府中稱爲二協舅陳郡謝暕卒協以有鞠養
恩居喪如伯叔之禮議者重焉又感家門事義不求顯
達恒辭微辟遊於蕃府而已大同五年卒時年四十二
世祖甚歎惜之爲懷舊詩以傷之其一章曰弘都多雅
度信乃含賓實鴻漸殊未昇上才淹下秩協所撰晉仙
傳五篇日月災異圖兩卷遇火湮滅有二子之儀之推

竝早知名之推承聖中仕至正員郎中書舍人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魏文帝稱古之文人鮮能以名節
自全何哉夫文者妙發性靈獨拔懷抱易邈等夷必興
矜露大則凌慢侯王小則傲蔑朋黨速忌離訖啟自此
作若夫屈賈之流斥桓馮之擯放豈獨一世哉蓋恃才
之禍也群士值文明之運摘豔藻之辭無鬱抑之虞不
遭向時之患美矣劉氏之論命之徒也命也者聖人罕
言歟就而必之非經意也

列傳第四十四文學下

梁書五十

列傳第四十五

梁書五十一

處士

何點 弟胤

院孝緒

陶弘景

諸葛璩

沈顛

劉惠斐

范元琰

劉訐

劉歊

庾詵

張孝秀

庾承先

易曰君子遯世無悶獨立不懼孔子稱長沮桀溺隱者也古之隱者或恥聞禪代高讓帝王以萬乘爲垢辱之死亡而無悔此則輕生重道希世間出隱之上者也或託仕監門寄臣柱下居易而以求其志處汙而不愧其色此所謂大隱隱於市朝又其次也或裸體佯狂盲瘖絕世棄禮樂以反道忍孝慈而不恤此全身遠害得大雅之道又其次也然同不失語默之致有幽人貞吉矣

與夫沒身亂世爭利干時者豈同年而語哉孟子曰今人之於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淮南子曰人皆鑿於止水不鑿於流潦夫可以揚清激濁抑貪止競其惟隱者乎自古帝王莫不崇尚其道雖唐堯不屑巢許周武不降夷齊以漢高肆慢而長揖黃綺光武按法而折意嚴周自茲以來世有人矣有梁之盛繼紹風猷斯乃道德可宗學藝可範故以備處士篇云

何點字子皙廬江潯人也祖尚之宋司空父鑠宜都太守鑠素有風疾無故害妻坐法死點年十一幾至滅性及長感家禍欲絕婚宦尚之彊爲之娶瑯邪王氏禮畢

將親迎點累涕泣求執本志遂得罷容貌方雅博通羣
書善談論家本甲族親姻多貴仕點雖不入城府而遨
遊人世不簪不帶或駕柴車躡草屨恣心所適致醉而
歸士大夫多慕從之時人號爲通隱兄求亦隱居吳郡
獸丘山求卒點菜食不飲酒訖于三年要帶淺半宋泰
始末徵太子洗馬齊初累徵中書郎太子中庶子並不
應與陳郡謝瀹吳國張融會稽孔稚珪爲莫逆友從弟
遁以東籬門園居之稚珪爲築室焉園內有卞忠貞冢
點植花卉於冢側每飲必舉酒酌之初褚淵王儉爲宰
相點謂人曰我作齊書贊云淵旣世族儉亦國華不賴

勇以進恤國家王儉聞之欲候點知不可見乃止豫章
王嶷命駕造點點從後門遁去司徒竟陵王子良欲就
見之點時在法輪寺子良乃往請點角巾登席子良欣
悅無已遺點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鐺點少時嘗患渴
痢積歲不愈後在吳中石佛寺建講於講所晝寢夢一
道人形貌非常授丸一掬夢中服之自此而差時人以
爲淳德所感性通脫好施與遠近致遺一無所逆隨復
散焉嘗行經朱雀門街有白車後盜點衣者覓而不言
傍有人擒盜與之點乃以衣施盜盜不敢受點命告有
司盜懼乃受之催令急去點雅有人倫識鑿多所甄拔

知吳興丘遲於幼童稱濟陽江淹於寒素悉如其言黠
既老又娶魯國孔嗣女嗣亦隱者也黠雖婚亦不與妻
相見築別室以處之人莫諭其意也吳國張融少時免
官而為詩有高尚之言黠答詩曰昔聞東都日不在簡
書前雖戲也而融久病之及黠後婚融始為詩贈黠曰
惜哉何居士薄暮遘荒姪黠亦病之而無以釋也高祖
與黠有舊及踐阼手詔曰昔因多暇得訪逸軌坐脩竹
臨清池忘今語古何其樂也黠別立園十有四載人事
艱阻亦何可言自應運在天每思相見密邇物色勞甚
山阿嚴光排九重談九等談天人叙故舊有所不臣何
傷於高文先以皮弁謁子桓伯况以殺綃見文叔求之
往策不無前例今賜卿鹿皮巾等後數日望能入也黠
以巾褐引入華林園高祖甚悅賦詩置酒恩禮如舊仍
下詔曰前徵士何黠高尚其道志安容滕脫落形骸栖
志宵冥朕日吳思治尚想前哲况親得同時而不與為
政喉膺任切必俟邦良誠望惠然屈居獻替可徵為侍
中辭疾不赴乃復詔曰徵士何黠居貞物表縱心塵外
夷坦之風率由自遠往因素志頗中讌言眷彼子陵情
兼惟舊昔仲虞邁俗受俸漢朝安道勉志不辭晉祿此
蓋前代盛軌往賢所同可議加資給並出在所日募資

須太官別給既人高曠鄉故事同地下天監三年卒時
年六十八詔曰新除侍中何點栖遯衡泌白首不渝奄
至殞喪倍懷傷慟可給第一品材一具賻錢二萬布五
十四喪事所須內監經理又敕點弟胤曰賢兄徵君弱
冠拂衣華首一操心違物表不滯近跡脫落形骸寄之
遠理性情勝致遇興彌高文會酒德無際逾遠朕膺籙
受圖思長聲教朝多君子既貴成雅俗野有外臣宜弘
此難進方賴清微式隆大業昔在布衣情期早著資以
仲虞之秩待以子陵之禮聽覽暇日角巾引見宵然汾
射茲焉有託一旦萬古良懷震悼鄉友于純至親從凋

亡借老之願致使反奪纏綿永恨伊何可任永矣柰何
點無子宗人以其從弟助子遲任爲嗣

胤字子季點之弟也年八歲居憂哀毀若成人既長好
學帥事沛國劉歊受易及禮記毛詩又入鍾山定林寺
聽內典其業皆通而縱情誕節時人未之知也唯歊與
汝南周顒深器異之起家齊秘書郎遷太子舍人出爲
建安太守爲政有恩信民不忍欺每伏臘放囚還家依
期而返入爲尚書三公郎不拜遷司徒主簿注易又解
禮記於卷背書之謂爲隱義累遷中書郎負外散騎常
侍太尉從事中郎司徒右長史給事黃門侍郎太子中

庶子領國子博士丹陽邑中正尚書令王儉受詔撰新禮未就而卒又使特進張緒續成之緒又卒屬在司徒竟陵王子良子良以讓胤乃置學士二十人佐胤撰錄永明十年遷侍中領步兵校尉轉為國子祭酒鬱林嗣位胤為后族甚見親禮累遷左民尚書領驍騎中書令領臨海巴陵王師胤雖貴顯常懷止足建武初已築郊外號曰小山恒與學徒遊處其內至是遂賣園宅欲入東山未及發聞謝朓罷吳興郡不還胤恐後之乃拜表辭職不待報輒去明帝大怒徵御史中丞袁昂奏收胤尋有詔許之胤以會稽山多靈異往遊焉居若邪山雲

門寺初胤二兄求點並栖遁求先卒至是胤又隱世號點為大山胤為小山亦曰東山永元中徵太常太子詹事並不就高祖霸府建引胤為軍謀祭酒與書曰想恒清豫縱情林壑致足懽也既內絕心戰外勞物役以道養和履候無爽若邪擅美東區山川相屬前世嘉賞是為樂土僕推遷簿官自東徂西悟言素對用成睽闕傾首東顧曷日無懷疇昔懽遇曳裙儒肆實欲卧遊千載畋漁百氏一行為吏此事遂乖屬以世道威夷仍離屯故投袂數千剋黜豐禍思得矚卷諮款寓情古昔夫豈不懷事與願謝君清襟素託栖寄不近中居人世殆同

隱淪既俯拾青組又脫屣朱轍但理存用捨義貴隨時
往識禍萌實爲先覺超然獨善有識欽嗟今者爲邦貧
賤咸恥好仁由已幸無凝滯比別具白此未盡言今遣
候承音息矯首還翰慰其引領胤不至高祖踐阼詔爲
特進右光祿大夫手敕曰吾猥當期運膺此樂推而顧
已蒙蔽昧於治道雖復劬勞日吳思致隆乎而先王遺
範尚蘊方策自舉之用存乎其人兼以世道澆暮爭詐
繁起改俗遷風良有未易自非以儒雅弘朝高尚軌物
則汨流所至莫知其限治人之與治身獨善之與兼濟
得失去取爲用孰多吾雖不學頗好博古尚想高塵每

懷擊節今世務紛亂憂責是當不得不屈道巖阿其成
世美必望深達往懷不吝濡足今遣領軍司馬王果宣
旨諭意遲回在近果至胤單衣鹿巾執經卷下牀跪受
詔書就席伏讀胤因謂果曰吾昔於齊朝欲陳兩三條
事一者欲正郊丘二者欲更鑄九鼎三者欲樹雙闕世
傳晉室欲立闕王丞相指牛頭山云此天闕也是則未
明立闕之意闕者謂之象魏縣象法於其上浹日而收
之象者法也魏者當塗而高大貌也鼎者神器有國所
先故王孫滿斥言楚子頓盡圜丘國郊舊典不同南郊
祠五帝靈威仰之類圓丘祠天皇大帝比極大星是也

往代合之郊丘先儒之巨失今梁德告始不宜遂因前
謬卿宜詣闕陳之果曰僕之鄙劣豈敢輕議國典此當
敬俟叔孫生耳胤曰卿詎不遣傳詔還朝拜表留與我
同遊邪果愕然曰古今不聞此例胤曰檀弓兩卷皆言
物始自卿而始何必有例果曰今君遂當絕然絕世猶
有致身理不胤曰卿但以事見推吾年已五十七月食
四斗米不盡何容得有宦情一荷聖主聘識今又蒙旌
賁甚願詣闕謝恩但比腰脚大惡此心不遂耳果還以
胤意奏聞有敕給白衣尚書祿胤固辭又敕山陰庫錢
月給五萬胤又不受乃敕胤曰頃者學業淪廢儒術將

盡聞閭閻紳鈔聞好事吾每思弘獎其風未移當與
言為歎本欲屈卿暫出開導後一既屬廢業此懷未遂
延佇之勞載盈夢想理舟虛席須俟來秋所望惠然申
其宿抱耳卿門徒中經明行修厥數有幾且欲瞻彼堂
堂實此周行便可具以名聞副其勞望又曰比歲學者
殊為寡少良由無復聚徒故明經斯廢每一念此為之
慨然卿居儒宗加以德素當敕後進有意向者就卿受
業想深恩誨誘使斯文載興於是遣何子朗孔壽等六
人於東山受學太守衡陽王元簡深加禮敬月中常命
駕式間談論終日胤以若邪處勢迫隘不容生徒乃遷

秦望山山有飛泉西起學舍即林成援因巖爲堵別爲
小閣室寢處其中躬自啓閉僮僕無得至者山側營田
二頃講隙從生徒遊之胤初遷將築室忽見二人著玄
冠容貌甚偉問胤曰君欲居此邪乃指一處云此中殊
吉忽不復見胤依其言而止焉尋而山發洪水樹石皆
倒拔唯胤所居室巋然獨存元簡乃命記室參軍鍾嶸
作瑞室頌刻石以旌之及元簡去郡入山與胤別送至
都賜埭去郡三里因曰僕自棄人事交遊路斷自非降
貫山藪豈容復望城邑此埭之遊於今絕矣執手涕零
何氏過江自晉司空充並葬吳西山胤家世年皆不永

唯祖尚之至七十二胤年登祖壽乃移還吳作別山詩
一首言甚悽愴至吳居獸丘西寺講經論學徒復隨之
東境守宰經途者莫不畢至胤常禁殺有虞人逐鹿鹿
徑來趨胤伏而不動又有異鳥如鶴紅色集講堂馴狎
如家禽焉初開善寺藏法師與胤遇於秦望後還都卒
於鍾山其死日胤在般若寺見一僧授胤香奩并函書
云呈何居士言訖失所在胤開函乃是大莊嚴論世中
未有又於寺內立明珠柱乃七日七夜放光太守何遠
以狀啓昭明太子欽其德遣舍人何思澄致手令以褒
美之中大通三年卒年八十六先是胤疾妻江氏夢神

人告之曰汝夫壽盡既有至德應獲延期今當代之妻
覺說焉俄得患而卒胤疾乃瘳至是胤夢一神女弁八
十許人竝衣帽行列至前俱拜跡下覺又見之便命營
凶具既而疾動因不自治胤注百法論十二門論各一
卷注周易十卷毛詩總集六卷毛詩隱義十卷禮記隱
義二十卷禮答問五十五卷子撰亦不仕廬陵王辟為
主簿不就

阮孝緒字上宗陳留尉氏人也父彥之宋太尉從事中
郎孝緒七歲出後從伯胤之胤之母周氏卒有遺財百
餘萬應歸孝緒孝緒一無所納盡以歸胤之姊琅邪王

母之母聞者咸歎異之幼至孝性沈靜雖與兒童遊戲
恒以穿池築山為樂年十三徧通五經十五冠而見其
父彥之誠曰三加彌尊人倫之始宜思自勗以庇余躬
答曰願迹松子於瀛海追許由於穹谷庶保促生以免
塵累自是屏居一室非定省未嘗出戶家人莫見其面
親友因呼為居士外元王晏貴顯屢至其門孝緒度之
必至顛覆常逃匿不與相見曾食醬美問之云是王家
所得便吐殮覆醢及晏誅其親戚咸為之懼孝緒曰親
而不黨何坐之及竟獲免義師圍京城家貧無以饜僮
妾竊隣人樵以繼火孝緒知之乃不食更令撤屋而炊

所居室唯有一鹿牀竹樹環繞天監初御史中丞任昉
尋其兄履之欲造而不敢望而歎曰其室雖適其人甚
遠為名流所欽尚如此十二年與吳郡范元琰俱徵並
不到陳郡袁峻謂之曰往者天地閉賢人隱今世路已
清而子猶遁可乎答曰昔周德雖興夷齊不厭薇蕨漢
道方盛黃綺無悶山林為仁由已何關人世況僕非往
賢之類邪後於鍾山聽講母王氏忽有疾兄弟欲召之
母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返鄰里嗟異
之合藥須得生人獲舊傳鍾山所出孝緒躬歷幽險累
日不值忽見一鹿前行孝緒感而隨後至一所遂滅就

視果獲此草母得服之遂愈時皆歎其孝感所致時有
善筮者張有道謂孝緒曰見子隱跡而心難明自非考
之龜筮無以驗也及布卦既備爻曰此將為咸應感
之法非嘉遁之兆孝緒曰安知後爻不為上九果成遁
卦有道歎曰此謂肥遁無不利象實應德心迹并也孝
緒曰雖獲遁卦而上九爻不發升遐之道便當高謝乃
著高隱傳上自炎黃終于天監之末斟酌分為三品凡
若干卷又著論云夫至道之本貴在無為聖人之跡存
乎拯弊豔拯由跡跡用有乖於本本既無為為非道之
至然不垂其跡則世無以平不究其本則道實交喪丘

且將存其跡故宜權晦其本老莊但明其本亦宜深抑其跡跡既可抑數子所以有餘本方見晦尼丘是故不足非得一之士闕彼明智體之之徒獨懷鑒識然聖已極照及創其跡賢未履宗更言其本良由跡須拯世非聖不能本實明理在賢可照若能體茲本跡悟彼抑揚則孔莊之意其過半矣南平元襄王聞其名致書要之不赴孝緒曰非志驕富貴但性畏廟堂若使麈麈可駟何以異夫驥駟初建武末清溪宮東門無故自崩大風拔東宮門外楊樹或以問孝緒曰青溪皇家舊宅齊爲木行東者木位今東門自壞木其衰矣鄱陽忠烈王妃孝緒之姊王嘗命駕欲就之遊孝緒鑿垣而逃卒不肯見諸甥歲時饋遺一無所納人或怪之答云非我願始故不受也其恒所供養石像先有損壞心欲治補經一夜忽然完復衆並異之大同二年卒時年五十八門徒誄其德行謚曰文貞處士所著七錄等書二百五十卷行於世

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也初母夢青龍自懷而出并見兩大人手執香爐來至其所已而有娠遂產弘景幼有異操年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覩白日不覺爲遠矣及長身長七

尺四寸神儀明秀朗目踈眉細形長耳讀書萬餘卷
琴碁工草隸未弱冠齊高帝作相引為諸王侍讀除奉
朝請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唯以披閱為務朝儀故
事多取決焉永明十年上表辭祿詔許之賜以束帛及
發公卿祖之於征虜亭供帳甚盛車馬填咽咸云宋齊
已來未有斯事朝野榮之於是止于句容之句曲山恒
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宮名金壇華陽之天周回一百五
十里昔漢有咸陽三茅君得道來掌此山故謂之茅山
乃中山立館自號華陽隱居始從東陽孫遊岳受符圖
經法徧歷名山尋訪仙藥每經澗谷必坐卧其間吟詠

盤桓不能已巳時沈約為東陽郡守高具志節累書要
之不至弘景為人圓通謙謹出處冥會心如明鏡遇物
便了言無煩舛有亦輒覺建武中齊宣都王繼為明帝
所害其夜弘景夢鏗告別因訪其幽冥中事多說秘異
因著夢記焉永元初更築三層樓弘景處其上弟子居
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絕唯一家僮得侍其旁特愛
松風每聞其響欣然為樂有時獨遊泉石望見者以為
仙人性好著述尚奇異顧惜光景老而彌篤尤明陰陽
五行風角星筭山川地理方圖產物醫術本草著帝代
年歷又嘗造渾天象云脩道所須非止史官是用義師

平建康聞議禪代弘景援引圖讖數處皆成梁字令弟
子進之高祖既早與之遊及即位後恩禮逾篤書問不
絕冠蓋相望天監四年移居積金東澗善辟穀導引之
法年逾八十而有壯容深慕張良之爲人云古賢莫比
曾夢佛授其菩提記名爲勝力菩薩乃詣鄧縣阿育王
塔自誓受五大戒後太宗臨南徐州欽其風素召至後
堂與談論數日而去太宗甚敬異之大通初令獻二刀
於高祖其一名善勝一名成勝並爲佳寶大同二年卒
時年八十五顏色不變如恒詔贈中散大夫謚曰
貞白先生仍遣舍人監護喪事弘景遺令薄葬弟子遵

而行之

諸葛璩字幼玖琅邪陽都人世居京口璩幼事徵士關
康之博涉經史復師徵士臧榮緒榮緒著晉書稱璩有
發摘之功方之壺遂齊建武初南徐州行事江祀薦璩
於明帝曰璩安貧守道悅禮敦詩未嘗投刺邦宰曳裾
府寺如其簡退可以揚清厲俗請辟爲議曹從事帝許
之璩辭不去陳郡謝朓爲東海太守教曰昔長孫東組
降龍丘之節文舉比輜高通德之稱所以激貪立懦式
揚風範處士諸葛璩高風所漸結轍前脩豈懷珠披褐
韜玉待價將幽貞獨往不事王侯者邪聞事親有啜菽

之寔就養寡藜蒸之給豈得獨享萬鍾而忘茲五秉可
餉穀百斛天監中太守蕭琛刺史安成王秀鄱陽王恢
並禮異焉璩丁母憂毀瘠恢累加存問服闋舉秀才不
就璩性勤於誨誘後生就學者日至居宅狹陋無以容
之太守張友為起講舍璩處身清正妻子不見喜愠之
色旦夕孜孜講誦不輟時人益以此宗之七年高祖敕
問太守王份份即具以實對未及徵用是年卒於家璩
所著文章二十卷門人劉噉集而錄之

沈顓字處默吳興武康人也父坦之齊都官郎顓幼清
靜有至行慕黃叔度徐孺子之為人讀書不為章句著

述不尚浮華常獨處一室人罕見其面顓從叔勃貴顯
齊世每還吳興賓客填咽顓不至其門勃就見顓送迎
不越於閭勃歎息曰吾乃今知貴不如賤俄徵為南郡
王左常侍不就顓內行甚脩事母兄弟孝友為鄉里所
稱慕永明三年徵著作郎建武二年徵太子舍人俱不
赴永元二年又徵通直郎亦不赴顓素不治家產值齊
末兵荒與家人并日而食或有饋其梁肉者閉門不受
唯以樵採自資怡怡然恒不改其樂天監四年大舉北
伐訂民丁吳興太守柳惔以顓從役揚州別駕陸任以
書責之惔大慙厚禮而遣之其年卒於家所著文章數

十篇

劉慧斐字文宣彭城人也少博學能屬文起家安成王法曹行參軍嘗還都途經尋陽遊於匡山過處士張孝秀相得甚歡遂有終焉之志因不仕居於東林寺又於山北構園一所號曰離垢園時人乃謂爲離垢先生慧斐尤明釋典工篆隸在山手寫佛經二千餘卷常所誦者百餘卷晝夜行道孜孜不怠遠近欽慕之太宗臨江州遣以儿杖論者云自遠法師沒後將二百年始有張劉之盛矣世祖及武陵王等書問不絕大同二年卒時年五十九

范元琰字伯珪吳郡武康人也祖悅之太學博士徵不至父靈瑜居父憂以孝卒元琰時童孺哀慕盡禮親黨異之及長好學博通經史兼精佛義然性謙敬不以所長驕人家貧唯以園蔬爲業嘗出行見人盜其菜元琰遽退走母問其故具以實答母問盜者爲誰答曰向所以退畏其愧恥今落其名願不泄也於是母子祕之或有涉溝盜其筍者元琰以因伐木爲橋以渡之自是盜者大慙一鄉無復竊竊者常不出城市獨坐如對嚴賓見之者莫不改容正色沛國劉瓛深加器異嘗表稱之齊建武二年始徵爲安北參軍事不赴天監九年縣令管

慧辨上言義行揚州刺史臨川王安辟命不至十年王
拜表薦焉竟未徵其年卒于家時年七十

劉訐字彥度平原人也父靈真齊武昌太守訐幼稱純
孝數歲父母繼卒訐居喪哭泣孺慕幾至滅性赴平者
莫不傷焉後爲伯父所養事伯母及昆姊孝友篤至爲
宗族所稱自傷早孤人有談觸其諱者未嘗不感結流
涕長兄絜爲之姆妻剋日成婚訐聞而逃匿事息乃還
本州刺史張稷辟爲主簿不就主者敦召訐乃挂檄於
樹而逃訐善玄言尤精釋典曾與族兄劉歊聽講於鍾
山諸寺因共卜築宋熙寺東澗有終焉之志天監十七

年卒於歊舍時年三十一臨終執歊手曰氣絕便歛歃
畢即埋靈筵一不須立勿設饗祀無求繼嗣歊從而行
之宗人至友相與刊石立銘謚曰玄貞處士

劉歊字士光訐族兄也祖乘民宋冀州刺史父聞慰齊
正貞郎世爲二千石皆有清名歊幼有識慧四歲喪父
與群兒同處獨不戲弄六歲誦論語毛詩意所不解便
能問難十一讀莊子逍遙篇曰此可解耳客因問之隨
問而答皆有情理家人每異之及長博學有文才不娶
不仕與族弟訐並隱居求志遨遊林澤以山水書籍相
娛而已常欲避人世以母老不忍違離每隨兄霽春從

宦少時好施務周人之急人或遺之亦不距也久而歎
曰受人者必報不則有愧於人吾固無以報人豈可常
有愧乎天監十七年無何而著革終論其辭曰死生之
事聖人罕言之矣孔子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知鬼神
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而不違其言約其旨妙其事隱其
意深未可以臆斷難得而精覈聊肆狂瞽請試言之夫
形慮合而爲生魂質離而稱死合則起動離則休寂當
其動也人皆知其神及其寂也物莫測其所趣皆知則
不言而義顯莫測則逾辯而理微是以勛華曠而莫陳
姬孔抑而不說前達往賢互生異見季札云骨肉歸於

土魂氣無不之莊周云生爲僮役死爲休息尋此二說
如或相反何者氣無不之神有也死爲休息神無也原
憲云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人有
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考之記籍驗之前志有無
之辯不可歷言若稽諸內教判乎釋部則諸子之言可
尋三代之禮無越何者神爲生本形爲生具死者神離
此且而即非彼具也雖死者不可復反而精靈遞變未
嘗滅絕當其離此之日識用廓然故夏后明器示其弗
反即彼之時魂靈知滅故殷人祭器顯其猶存不存則
合乎莊周猶存則同乎季札各得一隅無傷厥義設其

實也則亦無故周人有兼用之禮尼父發遊魂之唱不
其然乎若廢偏攜之論探中途之旨則不仁不智之識
於是乎可息夫形也者無知之質也神也者有知之性
也有知不獨存依無知以自立故形之於神逆旅之館
耳反其死也神去此而適彼也神已去此館何用存速
朽得理也神已適彼祭何所祭祭則失理而姬孔之教
不然者其有以乎蓋禮樂之興出於澆薄俎豆綴兆生
於俗弊施靈筵陳棺槨設饋奠建丘隴蓋欲令孝子有
追思之地耳夫何補於已遷之神乎故上古衣之以薪
弃之中野可謂尊盧赫胥皇雄炎帝蹈於失理哉是以

子羽沈川漢伯方塘文楚黃球士安麻索此四子者得
理也忘教也若從四子而遊則平生之志得矣然積習
生常難卒改革一朝肆志儻不見從今欲翦截煩厚務
存儉易進不裸尸退異常俗不傷存者之念有合至人
之道孔子云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槨斯亦貧者之禮也
余何陋焉且張奐止用幅巾王肅唯盥手足范冉殮畢
便葬奚珍無設筵几文度故舟爲槨子廉牛車載柩叔
起誠絕墳隴康成使無卜吉此數公者尚或如之況於
吾人而當華泰今欲髣髴景行以爲軌則儻合中庸之
道庶免徒費之譏氣絕不須復魄盥洗而斂以一千錢

市治棺單故裙衫衣中枕屨此外送往之具棺中常物
及餘閣之祭一不得有所施世多信李彭之言可謂惑
矣余以孔釋為師差無此惑歟訖載以露車歸於舊山
隨得一地地足為塋塋足容棺不須塹甃不勞封樹勿
設祭饗勿置机筵無用茅君之虛座伯夷之杆水其蒸
嘗繼嗣言象所絕事止余身無傷世教家人長幼內外
姻戚凡厥友朋爰及寓所咸願成余之志幸勿奪之明
年疾卒時年三十二歎幼時嘗獨坐空室有一老公至
門謂歎曰心力勇猛能精心生但不得久滯一方耳因
彈指而去歎既長精心學佛有道人釋寶誌者時人莫
測也遇歎於興皇寺驚起曰隱居學道清淨登佛如此
三說歎未死之春有人為其庭中栽柿歎謂兄子弁曰
吾不見此實余其勿言至秋而亡人以為知命親故誅
其行迹謚曰貞節處士

庾詵字彥寶新野人也幼聰警篤學經史百家無不該
綜緯候書射棊筭機巧並一時之絕而性託夷簡特愛
林泉十畝之宅山池居半蔬食弊衣不治產業嘗乘舟
從田舍還載米一百五十石有人寄載三十石既至宅
寄載者曰君三十斛我百五十石詵嘿然不言恣其取
足隣人有被誣為盜者被治劾妄款詵矜之乃以書質

錢二萬令門生詐為其親代之酬備隣人獲免謝詵詵曰吾矜天下無辜豈期謝也其行多如此類高祖少與詵善雅推重之及起義署為平西府記室參軍詵不屈平生少所遊狎河東柳惲欲與之交詵距而不納後湘東王臨荊州拔為鎮西府記室參軍不就普通中詔曰明敷振滯為政所先旌賢求士夢佇斯急新野庾詵止足栖退自事却掃經史文藝多所貫習賴川庾承先學道黃老詵涉釋教並不競不營安茲枯槁可以鎮躁敦俗詵可黃門侍郎承先可中書侍郎勒州縣時加敦遣庶能屈志方冀鹽梅詵稱疾不赴晚年以後尤遵釋教

宅內立道場環繞禮懺六時不輟誦法華經每日一遍後夜中忽見一道人自稱願公容止甚異呼詵為上行先生授香而去中大通四年因晝寢忽驚覺曰願公復來不可久住顏色不變言終而卒時年七十八舉室咸聞空中唱上行先生已生彌陀淨域矣高祖聞而下詔曰旌善表行前王所敦新野庾詵荆山珠玉江陵杞梓靜矣南度固有名德獨貞苦節孤芳素履奄隨運徃惻愴于懷宜謚貞節處士以顯高烈詵所撰帝歷二十卷易林二十卷續伍端休江陵記一卷晉朝雜事五卷總抄八十卷行於世子曼倩守世華亦早有令譽世祖在

荊州辟為主簿遷中錄事每出世祖常目送之謂劉之
遴曰荆南信多君子雖美歸田鳳清屬桓階賞德標奇
未過此子後轉諮議參軍所著喪服儀文字體例在老
義疏注筭經及七曜歷術并所製文章凡九十五卷子
秀才有學行承聖中仕至中書侍郎江陵陷隨例入關
張孝秀字文逸南陽宛人也少仕州為治中從事史遭
母憂服闋為建安王別駕頃之遂去職歸山居于東林
寺有田數十頃部曲數百人率以力田盡供山衆遠近
歸慕赴之如市孝秀性通率不好浮華常冠縠皮巾躡
蒲履手執并欄皮鹿尾服寒食散盛冬能卧於石博涉
羣書專精釋典善談論工隸書凡諸藝能莫不明習普
通三年卒時年四十二室中皆聞有非常香氣太宗聞
甚傷悼焉與劉慧斐書述其占六白云

庾承先字子通潁川陽陵人也少沈靜有志操是非不
涉於言喜愠不形於色人莫能窺也弱歲受學於南陽
劉虬彊記敏識出於羣輩玄經釋典靡不該悉九流七
略咸所精練郡辟功曹不就乃與道士王僧鎮同遊衡
岳晚以弟疾還鄉里遂居于土臺山鄱陽忠烈王在州
欽其風味要與遊處又令講老子遠近名僧咸來赴集
論難鋒起異端競至承先徐相酬答皆得所未聞忠烈

王允加欽重徵州主簿湘東王聞之亦極為法曹參軍
竝不赴中大通三年廬山劉慧斐至荊州承先與之有
舊往從之荆陝學徒因請承先講老子湘東王親命駕
臨聽論議終日深相賞接留連月餘日乃還山王親祖
道并贈篇什隱者美之其年卒時年六十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世之誣處士者多云純盜虛名而
無適用蓋有負其實者若諸葛璩之學術阮孝緒之簿
閱其取進也豈難哉終於隱居固亦性而已矣

列傳第四十五

梁書五十一

列傳第四十六

梁書五十二

止足

顧憲之

陶季直

蕭肅素

易曰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進
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傳曰知足不辱知
止不殆然則不知夫進退不違乎止足殆辱之累暮月
而至矣古人之進也以康世濟務也以弘道厲俗也然
其進也光寵夷易故愚夫之所乾沒其退也苦節艱貞

故庸曹之所忌憚雖禍敗危亡陳乎耳目而輕舉高蹈
寡乎前史漢世張良功成身退病卧却粒比於樂毅范
蠡至乎顛狽斯為優矣其後薛廣德及二疎等去就以
禮有可稱焉魚豢魏略知足傳方田徐於管胡則其道
本異謝靈運晉書止足傳先論晉世文士之避亂者殆
非其人唯阮思曠遺榮好遁遠殆辱矣宋書止足傳
有羊欣王微咸其流亞齊時沛國劉瓛字子珪辭祿懷
道棲遲養志不戚戚於貧賤不耽耽於富貴儒行之高
者也梁有天下小人道消賢士大夫相招在位其量力
守志則當世聞聞時或有致事告老或有基於少欲國

史書之亦以為止足傳云

顧憲之字士思吳郡吳人也祖覲之宋鎮軍將軍湘州
刺史憲之未弱冠州辟議曹從事舉秀才累遷太子舍
人尚書比部郎撫軍主簿元徽中為建康令時有盜牛
者被主所認盜者亦稱已牛二家辭理等前後令莫能
決憲之至覆其狀謂二家曰無為多言吾得之矣乃令
解牛任其所去牛還本主宅盜者始伏其辜發姦摘
伏多如此類時人號曰神明至於權要請託長史貪殘
據法直繩無所阿縱性又清儉彊力為政甚得民和故
京師飲酒者得醇旨輒號為顧建康言醕清且美焉遷

車騎功曹晉熙王友齊高帝執政以為驃騎錄事參軍
遷太尉西曹掾齊臺建為中書侍郎齊高帝即位除衡
陽內史先是郡境連歲疾疫死者大半棺木尤貴悉棄
以笙席棄之路傍憲之下車分告屬縣求其親黨悉令
殯葬其家人絕滅者憲之為出公祿使綱紀營護之又
土俗山民有病輒云先人為禍皆開冢剖棺水洗枯骨
名為除祟憲之曉喻為陳生死之別事不相出風俗遂
改時刺史王奐新至唯衡陽獨無訟者乃歎曰顧衡陽
之化至矣若九郡率然吾將何事還為太尉從事中郎
出為東中郎長史行會稽郡事山陰人呂文度有寵於

齊武帝於餘姚立邸頗縱橫憲之至郡即表除之文度
後還葬母郡縣爭赴弔憲之不與相聞文度深銜之卒
不能傷也遷南中郎巴陵王長史加建威將軍行婺州
事時司徒竟陵王於宣城臨成定陵二縣界立屯封山
澤數百里禁民樵採憲之固陳不可言甚切直王答之
曰非君無以聞此德音即命無禁遷給事黃門侍郎兼
尚書吏部郎中宋世其祖說之嘗為吏部於庭植嘉樹
謂人曰吾為憲之種耳至是憲之果為此職出為征虜
長史行南兗州事遭母憂服闋建武中復除給事黃門
侍郎領步兵校尉未拜仍遷太子中庶子領吳邑中正

出爲寧朔將軍臨川內史未赴改授輔國將軍晉陵太守頃之遇疾陳解還鄉里永元初徵爲廷尉不拜除豫章太守有貞婦萬晞者少孀居無子事舅姑尤孝父母欲奪而嫁之誓死不許憲之賜以束帛表其節義中興三年義師平建康高祖爲揚州牧徵憲之爲別駕從事史比至高祖已受禪憲之風疾漸篤因求還吳天監二年就家受太中大夫憲之雖累經宰府資無擔石及歸環堵不免飢寒八年卒於家年七十四臨終爲制以敕其子夫出生入死理均晝夜生既不知所從來死亦安識所往延陵所云精氣上歸于天骨肉下歸于地魂氣

則無所不之良有以也雖復茫昧雖微要若非妄百集之期迅若馳隙吾今豫爲終制瞑目之後念並遵行勿違吾志也莊周澹臺達生者也王孫士安矯俗者也吾進不及達退無所矯常謂中都之制允理愜情衣周於身示不違禮棺周於衣足以蔽臭入棺之物一無所須載以輜車覆以纊布爲使人勿惡也漢明帝天子之尊猶祭以杆水脯糗范史雲烈士之高亦奠以寒水乾飯況吾卑庸之人其可不節哀也喪易寧戚自是親親之情禮奢寧儉差可得由吾意不須常施靈筵可止設香燈使致哀者有憑耳朔望祥忌可權安小牀暨設几席

唯下素饌勿用牲牢。蒸嘗之祠，貴賤罔替。備物難辨，多致踈怠。祠先人自有舊典，不可有闕。自吾以下，祠止用蔬食時果，勿同於上世也。示令子孫四時不忘其親耳。孔子云：雖菜羹瓜祭，必齊如也。本貴誠敬，豈求備物哉。所著詩賦銘讚，并衡陽郡記數十篇。

陶季直，丹陽秣陵人也。祖愍祖，宋廣州刺史。父景仁，中散大夫。季直早慧，愍祖甚愛異之。愍祖嘗以四函銀列置於前，令諸孫各取。季直時甫四歲，獨不取。人問其故，季直曰：「若有賜當先，父伯不應度及諸孫，是故不取。」愍祖益奇之。五歲喪母，哀若成人。初母去，病於外，染

衣卒後，家人始贖。季直抱之號慟，聞者莫不酸感。及長，好學，淡於榮利。起家桂陽王國侍郎，比中郎，鎮西行參軍。並不起。時人號曰：「聘君。」父憂，服闋，尚書令劉景領丹陽尹，引為後軍主簿，領郡功曹。出為望蔡令。頃之以病免。時劉景素粲以齊高帝權勢日盛，將圖之。景素重季直，欲與之定策。季直以素劉儒者，必致顛殞，固辭不赴。俄而景等伏誅。齊初為尚書比部郎，時褚彥回為尚書令，與季直素善，頗以為司空司徒主簿。委以府事。彥回率尚書令王儉以彥回有至行，欲謚為文孝。公季直請曰：「文孝是司馬道子謚，恐其人非具美，不如文簡儉。」

從之季直又請儉為彥回立碑終始營護甚有吏節時人美之遷太尉記室參軍出為冠軍司馬東莞太守在郡號為清和遷除散騎侍郎領左衛司馬轉鎮西諮議參軍齊武帝作相誅鋤異已季直不能阿意明帝頗忌之乃出為輔國長史北海太守邊職上佐素士罕為之者或勸季直造門致謝明帝既見便留之以為驃騎諮議參軍兼尚書左丞仍遷建安太守政尚清靜百姓便之還為中書侍郎遷游擊將軍兼廷尉禁臺建遷給事黃門侍郎常稱仕至二千石始願畢矣無為務人間之事乃辭疾還鄉里天監初就家拜太中大夫高祖目梁

有天下遂不見此人十年卒于家時年七十五季直素清苦絕倫又屏居十餘載及死家徒四壁子孫無以殯斂聞者莫不傷其志焉

蕭肅素蘭陵人也祖思話宋征西儀同三司父惠明吳興太守皆有盛名肅素早孤貧為叔父惠休所收卹起家為齊司徒法曹行參軍遷著作佐郎太子舍人尚書三公郎永元末為太子洗馬梁臺建高祖引為中尉驃騎記室參軍天監初為臨川王友復為太子中舍人丹陽尹丞初拜高祖賜錢八萬肅素一朝散之親友又遷司徒左西屬南徐州治中性靜退少嗜欲好學能清言

榮利不關於口喜怒不形於色在人間及居職並任情
通率不自矜高天然簡素士人以此咸敬之及在京口
便有終焉之志乃於攝山築室會徵爲中書侍郎遂辭
不就因還山宅獨居屏事非親戚不得至其籬門妻大
尉王儉女久與別居遂無子八年卒親故迹其事行謚
曰貞文先生

史臣曰顧憲之陶季直引年者也蕭跡素則宦情鮮焉
此夫懷祿耽寵婆娑人世則殊闊矣

列傳第四十六

梁書五十二

